

遼東文獻徵略

全四本

長白那蘭長海父爲鎮安將軍以恩蔭宜得官引疾不赴補愛

易水之雷溪築室居之自號雷谿居士吟諷不輟

余金熙朝新語

右馬長海

毓黻按遼東一老之名一謂爲戴遂堂陳石閭馬雷溪此袁

簡齋之說也一謂爲李鐵君戴遂堂陳石閭而不數馬雷溪

此金氏兆燕之說也余不能定其說之孰是故併錄四人於

簡鐵保熙朝雅頌集最錄李鐵君之詩百三十一首陳石閭

之詩百有七首馬雷溪之詩八十九首盛昱八旗文經錄鐵

君之文七十一首石閭之文一首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亦

錄及李陳馬三君之作乃皆不登戴遂堂之詩蓋遂堂之父

耕煙老人籍浙江仁和縣謫戍瀋陽初未投旗故其父子之
詩例不得入八旗人詩文總集簡齋亦僅見鐵氏選鈔之本
故祇論次李陳馬三君之作而謂戴詩不傳也盧雅雨曾刊
遼東三布衣詩世無傳本數年前吾邑袁潔珊先生客京師
購得遂堂慶芝堂集畢生之作燦然具在近又在京借得石
閭詩集鈔之金州李東園西又藏有李鐵君曉巢集爲吳興
劉翰怡京卿所刊潔珊先生嘗欲取而合刊之名曰遼東三
老詩集以賡雅雨之志不知何日殺青也雷溪草堂詩集迄
未之見度京師八旗世族必有收藏之者它日當多方求之
耕烟老人亦有詩集國朝詩別裁集錄其詩三首烽臺晚眺

云萬山環塞險一海抱天流出獄口占云遙憑南去鴈不死
慰高堂沈氏謂其風骨不在貞元以下先正遺著存無十一
輯而錄之俾其一字一句猶得常存天壤間是後學之責也
何可忽哉

王爾烈

王爾烈字仲方遼陽人乾隆辛卯進士

清秘
述聞

王爾烈字君武號瑤峯少承家訓性行純靜篤於孝友尤工書
法至今推爲遼城第一書家由乾隆癸酉拔貢辛卯進士廷試
二甲一名授編修累遷內閣侍讀嘉慶元年預千叟宴蒙御賜

詩一章并集古三星圖如意鳩杖等四年以大理少卿致仕掌

教瀋陽書院六年卒

遼陽鄉志

遊千山約

文章跌宕昔人探五嶽之奇秀色峻嶒吾地有千山之勝春深
遊屐興花鳥而偕來暇日詩情爲林泉而勾引爰謀夙好共協
衷懷幸藉名區一新耳目敬啓諸公約於孟夏之初乘此清和
之候同循繡陌先覓龍泉舊日所曾遊當更識匡廬真目良辰
不可負何獨讓靈運幽襟行樂貴於及時遊山亦且有道是行
也擇老成爲領袖以免紛歧依真率爲規條不分賓主盤殮惟
資果腹何事珍羞壺觴尤可暢懷甯拘斗石屏管絃之嘈雜靜
聽禽韻泉聲息杖履於朝昏不廢詩脾碁局次第而歷諸寺樂

則不疲從容以盡所長奇則不厭期自甲而至癸觀亦可以止
矣人由少以及多樂不若與衆焉若僕者久居聖座亦思石上
談經暫別鴛聯且免松間喝道詎無心以出岫竊有意於學山

九百九十九峯本不滿千峯之數

黃裳讀馮律天千山後千山者奇峭插天

嶂書

立共九百九十九峯以其近千故名千山云

三百六旬六日何妨偷旬日之閒下箸常

惜萬錢且作買山之費

每人遊費十千文

探懷猶有尺錦足爲攬勝之

資願附驥尾以相從聊假霜毫以共白丁酉三月瑤峯爾烈啓

同遊千山詩序

四月四日蓬萊王君潤溥遷安徐君淳叟濟南李君龍文同郡

楊君君實趙君文源石君瑞昌金君燦章暨吾家杏邨叔穆齋

兄皆如約而集惟敬哉劉君已有成約既而以家事不果來戴君釐東以有職守亦未預余乃偕諸君及翰鰲二子少長共十二人出城南車騎迤邐由隆阜嶺至七嶺午餐於旅舍日夕至龍泉寺擇西閣爲棲止之所自龍泉次及祖越寺普安觀南泉庵凡遊四日初九日由西嶺策杖徒步過石橋至香巖寺車從皆轉自七嶺由雙峯亦至焉留三日將遂至大安不果十二日由雙峯以歸凡得詩若干首同遊者亦各有作並錄之以志一時之興將歸時龍泉僧以紙索書衆以爲施門聯以紀遊乃擬聯句并榜字附記於後

三寺紀景戲作排律五十韻

履齒拋來久風塵二十秋千峯欣共賞三刹快相留西閣依雲
臥龍泉盡日遊淨瓶牕外得螺黛海中浮磐石龍餘尾松門塔
在眸獅鳴鐘向口象臥鼻垂頭雙牖東堂爽層階佛座幽數椽
彌勒殿萬函藏經樓日飲濯纓水閒聽喚婦鳩漱瓊書可榻符

吐義當求

以上龍泉寺

試覓南泉道桃花幾誤劉言尋祖越寺蜨夢

頓忘周羣岳真堪鎖松坡果不侔輪困捫太極欵側駐高邱有
洞窈而曲無梁阻且修振衣詩憶左留跡地非猴飽飯招提別
迂途景物搜井深八角甃亭敞四山收歸路同談虎夕陽已下
牛客燈聊共息佛頂更爲謀浴佛香花日探奇鸞鶴儔天門穿
石壁滴水翫珠旒緣磴行如蠹凌虛坐似舟西明石觀舊龍井

水泉優路絕松能接崖懸足憚投奚奴矜健捷鋌險邁獐猴爾
輩殊堪羨先生今且休此行真卓犖來日應優游

以上祖越寺
及五佛頂

僧指香岩路筇扶碧嶺陬蕨芽同采采麥浪漸悠悠烹茗石橋
憩傾壺楓樹麻遲回行九曲縹緲到三洲峯對關門似尖多筆
架猶炷香雲篆裊坡繡鬪茵柔鸚鵡飛堪喚鉢孟黝若糝通明
山透月夾縫路登虬塔矗千尋壁龍潛百丈湫方枰仙所奕高
閣佛之郵花雨臺存矣危巖魔煉不并連當陸羽橋斷割鴻溝
奇絕雪菴塔穹兮葛氏甌虛中甘露貯覆手玉丸摳水淺無盈
涸年多閱電漚荒碑如禊帖殘字露銀鈎文以唐宗勅石於貞
觀鏤何其平燹亂乃爾重錙流金柄應非俗銅牌或有由誅茅

伊自始攬勝此其尤後者誰垂鶴吾儕豈學鷗短言聊紀實

漏待相酬以上香

龍泉寺

鳥引花迎到寺門翠屏環擁紺宮尊一千峯裏煙霞勝十六景

中圖畫存絕壁時懸雲外屋怪松皆走石間根來遊總向西堂

宿瓊島虛舟愜夢魂西閣度懸崖上室狹而長如舟然每晨起雲海蒼茫儼片帆在蓬島中也故余題云

瓊島虛舟為額以懸之

祖越寺

峯外奇峰松上松神仙應向此間逢穿林風動來香象龍泉寺象峰為

此寺所共守洞雲深嘯老龍羅漢洞前玉匱流傳黃帝事青城髣髴

丈人峯昔人自有看山眼五嶽何難一腹容

寺中彌勒峯如
巨人垂腹趺坐

香岩寺

仙蹤獨向此中潛樹色山姿異所瞻畫筆誰能工皴瘦雨牕恰

好稱廉纖碁臨滄海千年局

奕碁臺於
此寺為近

石煉紅塵百丈炎

雪菴
有煉

魔惟有白雲惜青翠常將輕藹護峯尖

大安寺

深箐層崖蛇虎居短衣匹馬過來初峯奇乍若逢高士境別渾

如讀異書雙闕洞開蒼壁迴萬山奔赴紺宮虛松林想見當時

盛擁翠驚濤勢浩如

丁酉秋張蘭谷招遊龍泉夜中得兩泉韻清佳因賦長句即謝

蘭谷

龍泉之龍去爲霖泉不自潤收清音竭來招提已三至流水空
對無絃琴金錢敬卜神如旣夜半淋浪聞枕上曉來羣山擁溼
雲松根石罅波激盪開脣鼓吻龍作聲鈞天樂作虞球鳴入耳
宣騰轉幽靜到眼活潑還晶瑩此時髯龍吹細籟白帝驂龍颺
風旆巨象呼吸獅子鳴噴雷翻雪衆聲會入夜祥龕龍吐珠羣
仙影動開瓊琚夢榻渾忘身是我莊生蝴蝶飄蘧蘧一雨成奇
伊誰力欲問山靈山默默此日相招飽意歸惠我豈惟多酒食

以上文二首詩六首俱錄
自王瑤峰同遊千山詩錄

書汪氏雙節傳後

二女同居多異志兩賢相遇真家瑞家瑞偏逢變坎珂賢女空
悲共蕉萃汪君同室曰王徐浙水清門著節義自昔之子號宜
家厥後良人厄遠地瞻望母兮目豈瞑哀弱子兮孤誰寄莊姜
戴嬀無猜嫌趙姬叔隗均禮誼含悽且作未亡人戮力同肩未
了事風雨冥冥虓虎驚籬壁蕭蕭魍魅肆凜冽冰霜足禦侮殷
勤針黹還供匱冬夜夏日寒暑長機筐書篋無時置高堂終年
子有成地下報君妾無媿賢哉患難有同心嗟乎傳聞爲酸鼻
福堂應以陰隲酬弱骨何必鬼神忌齊年隻瘞穴同歸百死孤
生空血淚閨中嬰白豈爲名身後鼎牲匪我思君恩逮下靡有
遺孝子顯親無弗至吾爲賢者歎餘生何以報之爲良吏

汪氏
雙節

畫堂贈言
畫別

毓馘案吳荷屋曆代名人年譜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翰林榜
一甲黃軒王增范衷二三甲王爾烈黃瀛元吳震元等三十
二人所紀與遼陽鄉土志合攷之往代吾遼東人以文章顯
名當世者僅有金代之王子端舉進士第至若掇巍科列亞
魁以詞翰書法名於一世至今雖婦孺猶能舉其名字則瑤
峯先生一人而已先生之專集未見傳本余所見先生手錄
詩卷有二本其一爲同遊千山詩錄所錄於自作之外兼載
同遊諸君之詩共六十首稿藏孫鐘午觀管手已假而具錄
之矣其一爲錄遊千山舊作呈芝圃同年者詩凡十五首見

於同遊千山詩錄者十之八多所改易餘十之二皆其續作
稿藏江南人某君手余得其照片數幀亦具錄之考千山之
遊在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蓋通籍後六年寄穆齋詩敘有丁
酉服闋入都之語則先生適以丁艱還里於同遊詩錄可考
見者如楊君實趙文源石瑞昌金燦章王杏邨王穆齋皆遼
陽人之能詩者又瑤峯二子志翰志鰲亦以能詩世其家設
無此錄胥無由知其名字先生尙有書蕭山汪氏雙節傳後
詩遼陽重修關帝廟記二首汪詩之末簽曰侍御之章是先
生曾官御史而鄉土志失載又作是詩之年爲乾隆五十一
年丙午官御史正在此時不知先生在官時尙別有建白否

當檢王氏東華續錄求之嘉慶元年高宗內禪舉行慶典賜
千叟宴事見東見續錄先生預宴卽在此時先生之專集旣
不傳余所見之詩文亦僅此他日再有所獲擬最錄爲一册
付之剞劂俾世人以共見茲編錄先生文二首詩七首粗見
其凡而已以云發潛闡幽則吾豈敢

遼東文獻徵略卷五 終

宋文憲王元平高宗內侍孫孫與

于夏突得良東夏降于燕京

不勝餘物及之補文亦新

於之補補增書人以共身

其只補石以之何而圖

遼東文獻徵略卷六

遼陽金毓猷撰

人物第四 下

中州集

凡十四人

劉龍山仲尹

仲尹字致君

劉祁歸潛志云仲尹遼陽人

蓋州人後遷沃州正隆二年進士以

潞州節度副使召為都水監丞卒致君家世豪侈而能折節讀

書詩樂府俱有蘊藉有龍山集嘗於其外孫欽叔處見之參涪

翁而得法者也

存詩二十八首按欽叔姓李氏名獻能河中人亦見中州集小傳

高博州憲

憲字仲常遼東人祖衍字穆仲國初進士仕至吏部尙書伯父
守義大定十六年進士父守信以蔭補官叔守禮宣徽使仲常
黃華之甥幼學於外家故詩筆字畫俱有舅氏之風天資穎悟
博學強記在太學中諸人莫敢與抗泰和三年乙科登第自言
於世味澹無所好唯生死文字間而已使世有東坡雖相去萬
里亦當往拜之屏山故人外傳說仲常年未三十作詩已數千

首矣釋褐博州防禦判官遼陽破沒於兵閒

存詩八首

李特進獻可

獻可字仲和遼東人太師金源郡王石之子太師遼末狀元仲
和世宗元妃之弟大定十年史紹魚榜進士歷州縣入翰苑累

遷戶部員外郎以事貶清水令召爲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終
於山東東西路提刑使衛紹王卽位以仲和元舅贈特進道國
公子道安特旨符寶郎

存詩二首

高轉運德裔

德裔字曼卿鶴野人高才博學弱冠擢弟累遷登聞檢院同知
太府少監平陽少尹開州刺史豐王傅卒於西京路轉運使工
於爲文字畫尤有法所題卷軸今猶有存者嘗以樗軒所書比
之氣韻形似無毫髮少異樗軒自望者甚高何至學曼卿乃暗
合之眞異事也子元道殿中侍御史

存詩一首

劉戶部光謙

光謙字達卿潘州人父澤字潤之爲部掾斷獄有陰德劉之昂
與之酬唱其詩有云侯門舊說炎如火陋巷今猶冷似冰半夜
杯槃長袖舞白頭書冊短檠燈用是我不敢以府史待之達卿
泰和三年進士資幹局按此處疑有脫字處事詳雅爲朝廷所知累官
司農少卿病瘡許州宣宗敕國醫診視之卒年五十六好問爲
舉子時識於登封相得甚歡尊酒間談笑有味使人不能忘也

存詩一首

張參議澄

澄字之純別字仲經本出遼東烏惹族國初遷之隆安祖黃縣
府君移官洛水因家焉之純早孤能自樹立避地洛西率資無

旬日計而泰然以閉戶讀書爲業嘗從辛敬之趙宜之講學故
詩文皆有律度兵後居東平詩名藉甚如云齊客計窮思蹈海
杞人癡絕謾憂天壞壁黏蝸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此類甚
多 存詩四首

邢內翰具瞻

具瞻字崑夫遼西人天會二年進士與吳蔡爲文章友仕至翰

林待制 存詩一首

馮文叔

文叔遼東人 存詩一首

張左相汝霖

汝霖字仲澤遼陽人家世貴顯父浩字浩然以門資仕揚歷中外遂升端揆進拜太師封南陽郡王五子仲澤平章政事莘國公汝爲字仲宣河北東路轉運使汝翼仕不達皆進士也汝方字仲賢自號丹華老人汝猷字仲謀俱至宣徽使父子兄弟各有詩傳于世王子端內翰太師之外孫其淵源有自云

存詩一首

張內翰檝

檝字巨濟先世泰州長春人有官於山陰者遂占籍焉曾祖頤宗銀青榮祿大夫祖惠懷遠大將軍父天白虢縣簿巨濟明昌五年詞賦第一人仕至鎮戎州刺史爲人有蘊藉善談論文賦詩筆截然有律度時人甚愛重之陝州詩云駭浪奔生馬荒山

臥病馳永寧劉氏園亭云菊老芙蓉衰梨柿葉爭絳叩門人不

嚙一犬吠深巷此類甚多 存詩四首

龐都運鑄

鑄字才卿大興人家世貴顯明昌五年進士風流文采為時輩

所推字畫亦有蘊藉仕至京兆運使自號默翁 存詩十九首 按金史文藝傳龐鑄

遼東人與中州集異必別有所據故以入錄

田錫

錫字永錫宛平人興定五年進士調新蔡主簿閑居南陽驥立

山下資豪爽自少日有聲場屋間作詩甚多弔蘇墳一篇有英

靈還却眉山秀依舊東風草木天之句世闕傳之 存詩二首 按盛京通志文學

門田永錫義州人過東坡墳詩云富貴一場春夜夢文章萬斛冷雲泉英魂却返眉山秀依舊春風草木天爲人傳誦與定未試南京擢第遭亂南遊江淮間卒此云永錫義州人與中州集異故以入錄春風當作東風以中州集爲正

李經

經字天英大定人作詩極刻苦如欲絕去翰墨蹊逕間者李趙諸人頗稱道之嘗有詩云雁奴失寒更拍拍叫秋水天長夢已盡秋思紛難理最爲得意其餘或有不可曉者累舉不第卒存

詩六首 按金史文藝傳李經錦州人必別有據故以入錄金史又曰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李純甫見其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

震再舉不第拂衣去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譏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致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劉祁歸潛志天英少有異才入太

學肄業李屏山見其詩盛稱諸公問其爲詩妙處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夜雨詩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外聲晚望云夕陽萬里眼人立秋黃中夜起云

夜起不得月河漢空星辰又步雲意云一片崑崙心夕陽小煙樹又四言云老峯蹙雲壁立挽秀林陰灑雨蒼蒼若玉闌虛明滿鏡夜氣成晝皆隱淪以語也

右相文獻公耶律履 附錄

履字履道東丹王之七世孫學通易太玄至於陰陽歷數無不
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爲恥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椽
興陵朝累遷薊州刺史入翰林爲修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尙
書特賜孟宗獻榜進士第俄預淄王定冊功拜參知政事明昌
元年進右丞薨年六十一興陵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履道以蘇
端明軾對上曰吾聞軾與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姬侍非
禮之甚尙何足道耶履道進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使有之
戲笑之間亦何得深責世徒知軾之詩文人不可及臣觀其論
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才求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

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自號忘言居士有集傳於世三子辨才武廟署令善才工部

尚書楚才中書令四孫鈞鉉鏞鑄

存詩一首按盛京通志謂履家廣寧檢金史及中州集

皆無是文不知何據殆因其遠祖東丹王嘗居廣甯子孫遂亦家於是耶姑附錄於諸氏之後以俟博攷

毓猷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總集類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

府一卷金元好問編以金一代詩分爲十卷大抵以詩存史

故姓名之下各列小傳往往旁及其佚事多足以資攷證所

錄諸詩亦多格力適健在宋末江湖集上王士禎頗不滿之

蓋士禎論詩惟主神韻與好問門徑不同耳非公論也當日

館臣之所論者如此金源肇基東北一時佐命元勳侍從儒

彥多籍遼東張浩李石其尤著者浩登進士第長於文翰而集中不登一字集中遼東詩人凡得十七人王元仲子端父子及王玄佐三人行誼已見前故此篇祇列十四人又按盛京通志以劉仲尹耶律履李獻可王庭筠龐鑄劉光謙馮文叔高憲入文學門李經入隱逸門張汝霖入人物門獨遺王遵古王澮高德裔張澄邢具瞻張械不錄又文藝門亦僅錄及龐鑄之詩四首其餘諸氏之詩皆未入錄纂修諸人匪不見中州集書中復屢引之而疏略至此豈非司其事者之潦草塞責耶大抵修志之例其人有專集行世者則選錄之而已足若其專集已佚散見他書者又復甚少則盡登之不遺

一字使後之人讀一方之志即可徵一方之文不假他求燦然具在此志書之所以可貴也此之不知略鄉賢而詳仕宦以碑版之製而入文藝之林其名則是其實則乖君子所不取也

熙朝雅頌集

凡十八人附見一人

吳興祚字伯成一字留村漢軍人由貢生授知縣累官兩廣總督

魯煜傳略云公世居舟山祖大圭教授遼東之清河籍隸旗下由貢生官知縣陞知州大兵勦平逆藩以功擢福建按察使陞巡撫與提督攻克廈門予騎都尉世職旋授兩廣總督

所著宋元聲律選史遷句解粵東輿圖

熙朝雅頌
集卷二引

嘯亭雜錄云吳留村父大圭紹興人明末負販遼東先烈王

即大貝
勅代善

收爲幕客掌會計之事任頭等護衛邸中皆呼爲蠻

宰公以乙榜知無錫縣有惠政因與上官忤罷官落拓江淮

間適遇良王南征公杖策進謁王大喜立授同知劄付遷太

守時吳三桂將韓大任敗走吉安擁衆數萬公說降之歷任

至兩廣總督後以事去降副都統仁皇帝北征噶爾丹命公

轉餉後卒

卷九

秦松齡行狀云公諱興祚字伯成號留村其先浙江紹興府

山陰人祖某始占籍遼東清河衛考執忠入國朝爲正紅旗

謹按魯煜傳略以大圭爲留村之祖父秦氏行狀則云祖某始占籍遼東卽大圭也汲修主人謂大圭爲留村之父不知何據恐有舛誤留村之弟名立禮字過庭亦官總督其姪名乘權字楚材纂綱鑑易知錄及古文觀止爲村塾讀本幾家有其書書中仍署曰山陰某從本貫也

李輝祖字元美漢軍人由佐領累官刑部尙書

王士禎神道碑銘云鐵嶺李氏自寧遠伯成梁以閱閱顯勝國時勳庸世及紹蟬相映至本朝其門益大入參帷幄出爲將帥代生偉人虎步龍攄風雲際會殆非偶然者也李之先

出於朝鮮其徙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授鐵嶺衛都指揮使
有子文彬文彬子五人長曰春美春美子涇是生甯遠次曰
春茂春茂子潤潤子成功成功子三人三曰如梓如梓子恆
忠官副都統恆忠子三人而光祿公最長諱輝祖字元美別
字浦陽子三人錕正黃佐領鎡池州府同知候補僉事錯筆

帖式

耆獻類徵百五十二

高其佩字韋之一字且園漢軍人累官都統

清國史高天爵傳云天爵漢軍鑲白旗人後改隸鑲黃旗先
世居鐵嶺官江西建昌知府耿精忠作亂遇害予諡忠烈子

其位官大學士其佩官都統

耆獻類徵三百四十二

劉廷璣字玉衡號在園漢軍人由蔭生累官江西按察使降江
南淮徐道有葛莊分類詩鈔

欽定八旗通志在園雜志四卷劉廷璣撰雜記見聞亦間有
考證頗好譽己詩似張表臣珊瑚鈎詩話四卷錄凡仙詩十
五六頁亦太近夷堅諸志所記邊大綬伐李自成祖墓事甚
詳然與大綬自序不甚合殆傳開異詞也

欽定八旗通志葛莊分類詩鈔十四卷劉廷璣撰首樂府次
五古次七古次五律次六律次七律分上下二卷次五言排
律次七言排律次五絕次六絕次七絕次補遺一卷廷璣著
作頗富先是編年成帙者凡五種曰種天齋近集曰使草曰

辰巳小集曰刈存草曰省齋草至康熙五十三年乃合其已刻未刻總爲是編不分年而分體故自題曰葛莊分類詩鈔云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葛莊詩鈔十三卷內府藏本劉廷璣撰廷璣有在園雜志已著錄其詩以陸游爲宗在園雜志嘗自記其童去自理生後火飯來還掩讀殘書一聯或以爲剿襲陸游呼童不至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書句自辨其用意不同是固誠然奪胎換骨要不能謂不出於游也又自記有人評其詩曰此亦出入於香山劍南之間而未純者自以爲允可謂自知矣 王士正序云玉衡以名家子妙文譽挾其技三走棘闈不得遇始就一官出其平日所著以問世或

得之板橋小步或得之旅店孤檠或得之綠墅青林或得之
山椒水澗大半午夜觀書高明逸鬱之什爲多其間籌國憂
民哭父贈妹諸作則又見其忠愛之惓孝友之誠有不知其
情之難抑而才之畢達者至若襟期卓犖不受羈縲而攄詞
命意仍不爽乎繩尺之間則又其才其情一本乎品與識非
復世之尋聲唱答句字短長者所可比擬 林雲銘序云抽
思沈鬱練句警拔似不自人間來與山陰道上佳勝交映名
賢爲廉吏詩譜卽其治譜也 宋犖序云劉使君在園天真
流露襟期瀟灑凡登山臨水懷人感物與夫籌國憂民之心
敦厚悱惻竝形於篇什

國朝詩別裁集劉廷璣字玉衡遼陽人官淮海道著葛莊詩鈔

謹按吉林圖書館藏諸葛忠武侯誌題曰瀋陽劉廷璣刊又系以襄平羅景之贊此書蓋吾鄉先正所刊也沈歸愚國朝詩別裁集謂廷璣爲遼陽人此書則劉氏自爲題署當以瀋陽爲正集後又有劉氏一序作於康熙四十五年結銜題分巡江南淮徐道兼理河庫印務提刑按察使司僉事蓋降調後有作也羅景字星瞻康熙五十一年官南陽知府鹿佑募修忠武祠疏稱之曰廣甯羅君馮偉重修諸葛廬記稱之曰瀋陽羅公爲之創而羅君之自稱則曰襄平某余以廣甯爲

近是言襄平者舉古郡也言瀋陽者舉首都也言襄平瀋陽則可以賅廣甯言廣甯則不可以賅遼瀋故知羅太守爲廣甯人 羅景諸葛忠武侯像贊曰致身曰忠定亂曰武功著

三分名彰千古莘野渭濱易地皆然彼管仲樂毅又何足數

羅君尙有忠武誌序及劉公之跋共五六首皆應輯入奉天通志

羅氏又有集二王書爲唐人

百首詩跋其後云古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公務稍暇輒喜翰墨知不自免然較用心博奕亦少勝一籌矣是刻也始自庚辰春王竣於壬午仲夏功閱三年取大小王書集唐詩百首至難且慎也豈市名哉藏之家塾以示子孫臨池而解聲韻諷詠而得觀摩一舉兩得亦遊藝中捷徑耳豈市

名哉議者截王帖集唐詩謂余作聰明亂舊章也余則何敢
每見古人法帖有書黃庭經者有書佛遺經者有書聖教序
者以致洛神賦曹娥碑東方傳太史箴樂毅論皆書法帖以
垂千古余茲刻也亦竊取前賢之意敢以舊章爲亂乎且玉
筋金錯誠不易易帖幾充棟筆幾埋塚無間寒暑循環翻閱
或有詩而無其字或有字而無其詩心摹手追垂畫纖直靡
不凝神懸針倒薤之中退公而響榻無斃者卽巡視而臨摹
罔倦放棹而尙儼雙鈎者卽揚鞭而猶想飛毫所謂聞瓠歌
忽思飄風覩河堤頓悟印沙孫娘舞劍擔夫爭道良不誣也
雖然三真六草體法百變敢謂盡得其神耶究之鳳翥龍翔

莫可端倪不過做其若斷復連如斜反直得其形似而已豈
市名哉藏之家塾以示子孫庶不致以碑比欣

按此處疑有譌誤

且

爲重儻也末署康熙壬午夏襄平羅景星瞻甫跋於任城官
舍之讀書堂按壬午爲康熙四十一年時官山東任城知縣
在守南陽之前十年袁潔珊先生在都門市上得此拓本假
而錄之

高其倬字章之號芙沼又號種筠漢軍人康熙甲戌進士改庶
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戶部尙書襲三等男爵諡文良有味和
堂集

欽定八旗通志味和堂詩集六卷高其倬撰卷一名曰蘋紅

杏集詩一百二首卷二名嬾後憂餘集一百一首卷三名灤
陽消夏集六十二首卷四名塞上集五十九首卷五一百二
十四首卷六一百十四首則竝爲知非集白蘋紅杏集者其
自序謂少年作詩未嘗存稿存稿始於萬柳塘篇有白蘋風
細魚苗長紅杏花深燕子低之句爲友人所賞適居卷首遂
以名集嬾後憂餘集者其自序謂生平吟咏多緣友朋自舊
游雲謝嬾不作詩丁外艱三年又無詩可作通括前後篇什
寥寥故名集云云其灤陽消夏集則乙未歲扈蹕山莊起四
月訖十月之作也塞上集則丙申秋隨恆邸於熱河起七月
訖九月之作蓋其倬隸屬恆王旗下故也其知非集殆數歷

封疆時所作此五集皆其倬卒後子恪等爲之校刻合而題曰味和堂詩集云恪又名書勳有石堂詩鈔別著錄

袁枚隨園詩話云文良公詩爲勳業所掩不知一代作手直駕新城而上佳句雄壯則宴罷白沈千帳月臘回紅上六街
鐙奇警則風鐸間同山魅語鬼鐙紅出寺門遊萬點城烏驚
曙鼓一壚村酒閃風鐙綿麗則白蘋風細魚苗長紅杏花深
燕子低老樹無花三月半舊遊如夢六年餘委婉則白月無
聲秋漏永紅鐙有影夜樓深淡宕則長河暫伏潛仍出高嶺
遙看到卻平才穿雲過捫衣潤欲覓詩行任馬遲至於東南
生意借誰計數仰江風掉白頭則又大臣報國憂民深情若

揭矣

謹按高文良公與高其佩二氏爲昆弟行同出鐵嶺高氏而隨先人宦居京師實未嘗一至故鄉也觀公送陳南麓之奉天詩云蒲城鐵嶺我故土身雖不到心能明可以考見送陳南麓詩又云山海之東富奇詭水產陸孕紛千形熊肪三寸削玉白鱈鯉一丈如龍獐活掎挺鹿掣生尾癡掩雛雉披柔翎巨蛤腹腹瑩見子芽蕨拳飽肥脫萌八稍偏口略麤俗黃牛水獺猶羶腥所敘遼東風土物產列舉如數家珍所謂身不能到心能明也

朱倫瀚字涵齋一字亦軒號一三漢軍人康熙壬辰武進士累

官副都統有閒青堂詩集

朱孝純字子穎號海愚倫瀚之子乾隆壬午舉人累官兩淮鹽

運使有海愚詩鈔

八旗通志閒青堂詩集十卷附錄一卷朱倫瀚撰倫瀚以善

畫得名聖祖仁皇帝集與皇上

指高宗

御製詩集均有題倫瀚

畫詩傳爲藝苑之至榮其詩亦與當代作者相馳驟是集爲
其子兩淮運使孝純所刊不分體裁以編年爲次始于康熙

丙子訖于乾隆戊寅凡六十三年之作大抵根柢宋人而畫

意詩情互相觸發每有蕭散不羣之致據姚鼐序倫瀚尙有

疏橐二卷今未之見蓋未刻也

姚鼐序云涵齋歷內外任

數十年而饗殞或不能給其清慎如此白髮對客眉宇間猶露英傑之氣其詩不主故常而不背乎文章之理

張庚畫徵續錄云倫瀚善指頭畫得其舅氏高且園法一邱一壑雖奇自正設色冲淡而氣厚喜作巨嶂近日指墨甚衆要以倫瀚爲優

八旗通志海愚詩鈔十二卷朱孝純撰是集蓋孝純卒後其友人王文治姚鼐編次卷一五古六十首卷二七古三十八首卷三七古四十五首卷四五言近體百十六首卷五五言近體七十六首卷六七言近體七十五首卷七七言近體八十四首卷八七言近體百二首卷九五絕六十七首卷十七

絕八十八首卷十一七絕百四十八首卷十二七絕百三十
三首首有其師桐城劉大櫟序而文治與鼎於乾隆甲寅年
編成授梓復從而序之

袁枚隨園詩話云子穎工畫能詩王夢樓爲誦其佳句云一

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蹏前

按此二句紀駒灤陽
續清夏錄亦稱之

謹按姚姬傳先生爲涵齋先生誌墓言公先世世襲指揮使
於明屯戍遼陽左衛因家焉三世歸太祖爲正紅旗漢軍又
公卒葬於宛平西北十五里祖墓之側據此則公之本貫爲
遼陽以先人世官遂居京師喪葬俱不能歸故鄉猶蔣勵堂
相國亦以遼陽爲本貫而家於寶坻也姚先生他文中屢稱

遼東朱子穎亦從本貫子穎實未嘗一至遼東也

人名辭典
謂涵齋爲

歷城人蓋嘗客居
於此非本貫也

尹繼善字元長號望山滿洲人雍正癸卯進士改庶吉士散館

授編修累官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有尹文端集

八旗通志尹文端詩集十卷尹繼善撰子慶桂編古今體詩一

千七百五十首大抵沿溯中唐而以劍南石湖爲圭臬不爲

歷下太倉之僞體亦不爲公安竟陵之側調婉約恬雅而切

近事情深有思致可以位置於南施北宋之間蓋承籍舊蔭

練習典章早入詞林多與前輩勝流相倡和故議論體格具

有淵源又遭遇殊知駁歷中外數十年時承恩訓得以明達

治體洞悉物情故無寒儒蔬筍之詞亦無迂士拘墟之見所謂和聲以鳴盛者殆不愧焉

謹按袁簡齋尹文端神道碑云公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又曰公薨子慶玉等扶柩葬於遼東皆未言公籍何縣清國史列傳乾隆三年疏言臣兄尹立善素不安分臣父尹泰奏請發黑龍江今五年洗心改過乞恩赦回令於錦州看守臣祖父墳墓許之以是知公爲錦州人今錦縣境內有尹文端

公墓

唐英字俊公一字叔子晚號蝸寄老人漢軍人官粵海關監督

有陶人心語

八旗通志陶人心語五卷續選十四卷補遺一卷唐英撰是集英所自編一卷至四卷以古今體詩分類又各分五言七言五卷爲雜文續選一卷二卷爲詩附雜文一篇排纂殊無體例三卷至十卷皆詩題曰潯江著又入觀草一卷亦題卷十亦頗重複十一卷亦題潯江著而別題子目曰望洋集十二卷前半題潯江著後半題粵東著十三卷前半題粵東著後半及十四卷又題曰潯陽著大抵一官一集以編年爲次而限於篇帙遂割裂如斯其詩則綽有清思不失雅則其曰陶人心語者以久司官審於江西而吟咏則直抒胸臆故立是名云 李紱序云俊公權兩淮復權九江珠山昌水見之

筆墨者爲多讀起較行見愛國愛民之心

謹按西人白敍爾著中國美術二卷

湖北戴嶽譯

論陶人款識一

章載一燭臺款識云養心殿總監造欽差督理江南淮宿海

三關兼管江西陶政九江關稅務內務府員外郎仍管佐領

加五級瀋陽唐英敬製据此則英爲瀋陽人隸漢軍旗者也

世仁甫先生靜觀雜錄亦以英爲瀋陽人

甘運源字道淵漢軍人官廣東英德縣象岡司巡檢有嘯崖詩

存

嘯亭雜錄云甘嘯岳

運源

襄平人爲忠果公

文焜

曾孫少隨

父司馬公遊川楚滇黔西至衛藏故詩體渾厚道勁有唐人

風味爲劉海峯弟子海峯甚賞識之與先恭王交最篤旣屢
試不中益放浪形骸日酣飲酒肆中遇輿夫販卒皆招與飲
曰近日公卿皆若儕輩耳余有何區別焉故人多忌之晚年
始仕爲英德縣象岡司巡檢福文襄王聞其善繪事欲招致
之屬韓桂齡司寇爲介紹先生復書曰源雖不肖豈可以筆
墨爲羔雁也卒不赴召其耿介也若此在余邸時與韓旭亭
先生最篤曰梁園賓客皆充數輩惟君可當其選其輕傲白
眼之習至老猶如故也

又云甘肅巖先生幼師劉海峯書畫精絕詩文上宗七子殊
有豪氣爲旗籍文士之冠然不甚工楷書有某大臣延其書

寫奏牘先生以靈飛經法爲之某公大怒揮之門外曰甘某名望若爾乃其書法尙不如吾部曹胥吏之端楷也

張廷弼字秉衡一字竹園漢軍人官江南吳縣知縣有竹園詩

集存詩二十首

八旗通志竹園詩集一卷張廷弼撰是編題曰竹園詩集後又識曰竹園編年詩集卷之一然觀其詩祇屬癸巳一年之作夫旣曰編年不應僅係癸巳亦必不止一卷知此爲不全

之本矣

熙朝雅頌集卷二十九

沙河閒步偶感

竹園近草

雲起春山日暮陰孤城西望樹森森時名未有張衡賦生計

曾無陸賈金迴首不堪平昔夢拊膺全異少年心莫言躍馬
爭能事多病還教避苦吟

咏葫蘆作

同上

結來滿架挂秋風乾後隨材用莫窮餘慶爛蒸甘儉樸道真
獨問失明通藏丹羽客黃緜繫携酒詞人碧絡籠可笑年年
依樣畫世間何事不陶公

同人象戲之作

同上

長夏松陰石几前指揮車馬共爭先交攻赤壁孫曹勢割據
鴻溝楚漢年得計殘兵皆有力失機大帥亦無權消閑湯作
橘中戲移此籌謀足靖邊

登署中小樓兼懷豫章廉訪祁鶴亭作 同上

寂寞登樓樂未央胸襟忽作上天狂氣清賈島吟詩地月朗
張華博物鄉樹隔遠峯秋色老溪連曠野夕風涼九江烟景
縈懷抱爲誦伊人水一方

謹按鐘午觀察藏有竹園手書詩卷及臨禊帖二則畫贊一
則歸去來辭一則詩凡四首皆熙朝雅頌集未載之作具錄
於前禊帖末署康熙庚子歲十月朔三日松山張某書簽印

三方一名 張印 一字 廷弼 一別號 乘 松山屬錦州則竹園爲錦

州人蓋鄉先正而隸漢軍旗者也康熙庚子歲爲五十九年
又可知其爲康熙時人觀察言此冊爲王瑤峯家舊藏後流

入典肆以錢贖出之熙朝雅頌集又錄有張廷枚之詩廷枚
字卜臣累官福建布政使有春暉堂詩鈔袁簡齋隨園詩話
錄其瓶花絕句云垂簾莫放西風入留取寒香在草堂並云
吾鄉詩人沈方舟主於其家遺稿在焉按廷枚與廷弼爲昆
弟行故亦隸漢軍旗并繫其詩於廷弼之次

毓猷按清仁宗嘉慶九年山東巡撫鐵保輯國初以來八旗
人之詩一百三十四卷成進呈御覽特旨錫名熙朝雅頌集
其奏進表有云臣粗知下學深昧別裁搜玉有年揀金無識
重蒙九重之燭照命資衆志以城成有志編摩先加鈔撮溯
自作山伊始文物已肇於興京暨乎定鼎大同人才倍隆於

壽字體展親之義首列宗英誌翊運之榮次登朝彥或後先
憑諸仕版百官之表可稽或分合視其科名千佛之經全列
白駒音遠山林有自逸之身赤管徽明閨閣多可存之句幽
潛均錄位號略詳述作并註於行間篇章悉收諸身後單詞
亦採羣雅畢陳名或因詩而存言不以人而廢幸觀成於衆
手自比保殘猶就正於同官終慚示璞疆圻寄重敢分小臣
求牧之心洙泗源通敬倚至聖刪詩之筆又凡例云我朝重
熙累洽海宇同風景運日隆人材輩出一時從龍碩彥幃幄
名臣不少鴻篇鉅製太平既久八旗涵濡聖化百餘年來其
究心風雅卓然成家者蓋不乏人至於介冑武人帷闥女士

亦莫不歌傳笳鼓韻叶衣砧猗歎盛矣釋此文則是書之
義例可以略見編中列舉諸氏皆八旗人故以滿洲蒙古漢
軍分注而不言其籍何省縣此尙有待於徵考補苴者自來
論八旗人氏者含有廣狹二義建衛奮跡興京薦食遼瀋一
時關外健兒景附雲從自致於功名之會號稱興朝佐命者
不可勝數建州舊部則謂之滿洲八旗蒙古之新附者謂之
蒙古八旗漢軍之効命疆場及從龍入關者謂之漢軍八旗
故八旗子弟雖散居各省其祖若宗皆籍遼東論者因謂八
旗人爲遼東人此廣義之說也自世祖入關統一區夏八旗
子弟布滿京畿傳世數葉儼成土著故八旗望族多籍順天

聖祖定制邊防衝要各省特派將軍一員率八旗兵往駐其地官有更調而兵則子孫世業謂之駐防旗人故八旗人又有籍內地各省者中葉以後漢人之有助伐者特賜入旗蒙漢旗人之有功者復賜入滿洲旗謂之抬旗故滿洲八旗人有新陳滿洲之分而新滿洲旗人或有爲漢人而不籍遼東者準此以爲區分則世居關外者爲遼東人駐防各省及他省人賜旗者爲非遼東人此狹義之說也若從廣義繩之則編中諸氏可概目爲遼東人此失之太無斷限若壹從狹義則遠宦他省流寓不歸者亦比比皆是又未能概從刪割以貽削足適履之譏也茲就編中諸氏有籍貫可考者著錄於

後其有未盡舉者埃後有得再爲訂補云

盛昱楊鍾義二氏合輯之八旗文經

專錄八旗人之文楊氏又輯白山詞介專錄八旗人之詞此二書所列諸氏與鐵氏熙朝雅頌集大抵相同其在嘉慶以後間有爲鐵書不及載者茲以避繁故不備舉

遼東文獻徵略卷六 終

遼東文獻徵略卷五

遼陽金毓黻撰

人物第四上

漢末三賢

管甯 邴原 王烈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冥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



文帝卽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旣已西渡盡

封還之

三國魏志本傳

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

廬鑿壤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日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傅子

寧所

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鬩寧患之乃多買器

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不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

禮讓移於海表

同上引皇甫謐高士傳

管寧在家恆著皂帽

藝文類聚六十七引

魏略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搯尚稱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欲殺劉政以其爲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

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
矣尙奚拘政之家不如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
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
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

三國志
本傳

原遂到遼東

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
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
由已而成浮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
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
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
遣五官掾奉同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

之雄若棊奕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
已數日而度甫覺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
鶴非鶉鷄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

同上

引邴原
別傳

王烈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
太祖命爲丞相掾未至卒於海表

同上

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

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
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國黨之人自相讒謗
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爲

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同上引先賢行狀

論曰遼東之俗尙氣好鬪三賢化之遂成良俗迄二千年流風未沫其澤遠矣班固有言玄菟樂浪之俗民不相盜是以無門戶之閉自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而俗稍益薄然則遼俗本敦厚流於偷薄由於厲客流人導之使然班氏又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遼東爲古東夷之地說文東方之人爲夷夷與人爲一聲之轉又有仁誼東夷之俗仁故命之曰夷西曰狄南曰蠻北曰貉或从犬从虫从豸皆明非人類獨夷从大大象人形孔子而欲居之不亦宜乎輓近中土之人拘於方隅之見橫謂

遼東僻處不可與居發之文章被之聲詩者不可以一二數

鄭蘇堪孝胥宜統庚戌遊奉天寓泉河詩北俗雖豪賦風雅
唐集屠沽作都會沈吟移徙誰與言自恠邊塵損文字其鄙

視遼人之意然而漢末三賢獨去中原而居此鄉觀其講學
溢於詞表

明禮繫錢示信安處東國若終身焉詩不云乎適彼樂土爰
得我所此之謂也奚必局於一隅而以故見自封乎

海城縣志云城北五十五里有管公屯相傳管寧依公孫度
時居此毓馘按史謂寧居郡北而今管公屯則在郡南與史
不合疑爲後人之增會 方輿紀要金州衛下三山島在城

南海中天啓中毛文龍言三山島在旅順東三百里從島可

以入旅順乾隆一統志三山島在寧海縣南七十里相近有

小三山島吳承志云毛文龍云在旅順東三百里無此羸數
三字必衍百里爲正數唐書高麗傳始帝決意取虜詔陝州
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寰宇記云
三山在掖縣北五十里據此則有二三山皆爲自魯入遼海
道必經之徑原之所止當在三山島以航行未久故去而復
返也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年十三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
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
之後隨張嗣宗到涇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占戶焉

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書
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
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讌辭倫
好經迴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
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
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
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
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
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莖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
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

將植橘柚於立朔榮華耦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龔
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
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過征太陽戢曜則
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
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
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
使西倒蹋太山使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
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

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
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
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
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
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
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
臨紙意結知復何云

此書亦見文選

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

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

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

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慟哭歐血卒年三十

七 晉書文苑傳

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安與先君書故具列

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子太子舍人蕃字

茂齊與至同年相親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文選四十三李善注引嵇

紹集

毓敝按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嵇紹集以為至與茂

齊書李善注文選時不能定其適從故兩存之唐修晉書從

嵇紹集故附至傳又文選注謂至詣遼東州辟為從事而晉

書則謂占戶遼西幽州辟都從事亦有歧疑晉遼西郡為今

渝關以內舊永平府地至雖占戶其間與吾遼東不相涉也

愚從繼紹集詣遼東之文故以趙至入錄而定其占戶遼東

焉

晉書地理志遼西郡屬幽州故幽州辟至爲從事

東丹王

義宗名貝

原作倍

小字托雲

原作圖

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

摯神册元年春立爲皇太子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

欲括戶口貝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

徑造忽汗城破之必矣太祖從之貝與大元帥德光爲前鋒夜

圍忽汗城大譴譟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

名其城曰天福以貝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

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貝號泣而出太祖訃至貝卽日奔赴山陵貝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卽皇帝位是爲太宗太宗旣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貝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貝旣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貝貝因畋海上使再至貝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

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
人從此投外國携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貝
至汴明宗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
觀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後明宗養子從珂弑其君自立貝密
報太宗從珂弑君盍討之及太宗加兵於洛從珂欲自焚召貝
與俱貝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爲收瘞
之後太宗改葬於醫巫閭山諡曰文武元皇世宗卽位諡讓國
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諡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諡文獻欽義
皇帝廟號義宗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
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碯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

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遼史宗室列傳

神册三年幸遼陽故城四年丙寅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

實之改爲東平郡

同上太祖本紀

東丹王宮在遼陽路按本路圖册在府之東北隅有讓國皇帝

御容殿

滿洲源流考引元一統志

都司城內東丹國新建南京碑銘在宮門之南

明一統志按此兩條盛京通

志探之並注其下云故址無考

宜州東丹王每秋畋於此

遼史地理志

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

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

五代史記

顯州奉先軍本渤海顯德府世宗置以奉顯陵顯陵者東丹人

皇王墓也人皇王性好讀書不喜射獵購書數萬卷置醫巫閭

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山南去海一百三十里大同元年世宗親

護人皇王靈駕歸自汴京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

焉山形掩抱六重於其中作影殿制度宏麗遼史地理志古蹟門按盛京通志

廣甯縣有人皇王墓今已湮宜和奉使行程錄顯州山峭拔摩空蒼翠萬仞乃醫巫閭山也遼世宗兀欲葬於此山離州七里

別建乾州以奉陵寢今盡爲金人毀掘明矣此則東丹王墓亦必爲金人毀掘明矣

論曰東丹王之讓國與泰伯同其浮海來唐受明宗之封而

不辭亦同泰伯之遠竄吳越斷髮文身也故曰不如適它國

以成吳泰伯之名然始以見疑而去終以爲人刳持而死所

遇亦足悲矣余初疑東丹建國於忽汗仍渤海故都去遼陽千餘里何以盡遷其民而入於遼陽豈記載有疏歟遼史地理志乃謂遼陽卽忽汗城名天福洪忠宣松漠紀聞亦謂遼陽爲渤海國都似遼陽與忽汗爲一地千里之內忽南忽北抑又何耶詳繹遼史義宗本傳葺遼陽故城徙東丹王居之之語始知忽汗者渤海之舊壤遼陽者東丹之新都東丹因渤海之亡而立國而遼陽之重建亦因渤海漢戶之南遷天福者亦忽汗之易名與遼陽渺不相涉其本末大較可考而知也五代史契丹國志皆謂遼太祖破扶餘府而無入忽汗城降大諤譟之文宋之初葉亦有渤海跨海入貢之事是太

祖雖滅渤海而不能久有其地東丹王之足跡亦未一臨於
忽汗史所稱留東丹王撫治渤海者似以遼陽有忽汗之名
而誤也改東丹王之足跡或在遼陽或在醫巫閭或在宜州
俱爲遼東西地惟東丹王居遼陽久故建築宮室讀書射獵
極其性之所至迄今吾省人士猶稱道弗衰嗚呼盛已

熊岳王氏

王政

王遵古

王庭筠

王曼慶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
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才略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
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爲攻政獨逸巡引退吳王棟
摩聞而異之言於太祖授廬州渤海軍謀克從破白霫下燕雲

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爲安撫使前此數州旣降復殺守將
反爲宋守及是人以爲政憂政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
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
民多以饑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振貧乏於是州民皆
悅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
以汝爲死矣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天會四年爲燕京都麴
院同監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姦
政獨明會計嚴扁鐻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玉棟摩
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

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戶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靜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努色爾嘗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

命史

循吏傳 按今本金史無王遵古傳蓋載筆者失之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脩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卽有聲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筠以計獲鄒四分別註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

館陶主簿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諭旨學士院曰王庭筠所試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倣之又謂平章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賊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是年十二月上因語及學士歎其乏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人品者爲五百五十卷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黨懷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妬庭筠者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訾大抵

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朋固無足怪如
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毀何
耶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承安元年正月坐趙秉文上書事削
一官杖六十解職語在秉文傳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四年
超爲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爲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
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
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
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
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
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間殷

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有蔡辨十卷文集四十卷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溲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子曼

慶亦能詩並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自號澹游云

同上文
藝傳

王內翰遵古字元仲父政金吾衛上將軍三子遵仁遵義元仲其季也元仲四子庭玉字子溫內鄉令終於同知遼州軍州事

庭堅字子貞有時名庭筠字子端庭揆字子文

中州集
卷八

過太原贈高天益

天益能作大字

遼海渺千里風塵今二毛心雖如筆正官不稱才高筦庫非君

事山林必我曹相期老鄉國拂石弄雲璈

同上

野菊

子貞作

鬪雞臺下秋風裏白白黃黃無數花日暮城南城北道半隨榛

棘上樵車

同上

王去非博州重修廟學記云夫有國家者欲成長久之業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風俗厚風俗之道莫大乎興學校蓋學校者教化所由出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此之謂矣昔孔子欲行是道而不得其時乃修六經以詒後人孔子既沒之後雖復楊墨於戰國火老於秦佛於晉宋齊梁

然其道揭日月卒使天下尊之以爲先聖自京師至郡縣咸立
廟學春秋釋奠與社稷通祀之至今不能易者何耶蓋自暴秦
之後二千有餘歲其間願治之君有能尊夫子而行其道者效
著於當年澤流於後裔故也略以近古治化最隆者明之漢唐
之興莫不敦尙經術開設學校爲先務而繼體承流者復能守
而不失間得人如文翁常袞由是漢唐之風忠信廉恥庶幾三
代及其季也先吏治而後德教政令因而失敍水旱緣以爲灾
是時雖有外陵內侮之虞而國祚猶能綿綿不絕至於三四百
年之久者豈非人被先王之澤情止乎禮義之效與卽是以觀
則崇學校以宣教化有國者不可緩也本朝興太學於京師設

祭酒司業博士之員以作新人材又興天下府學州縣許以公
府泉修治文宣王廟舊有瞻學田產經兵火沒縣官者亦復給
於學此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也州縣能體是意而奉行之不無
其人而能如王公所居必興學見諸生以爲政先出於中心之
誠者幾何人哉公由太子司經來倅博州兼提舉廟學事既下
車謁宣聖廟是時惟大成殿始新而未完餘屋皆敝塑像置平
地土中公因諸生侍坐而問其故有對者曰始徐大夫興崇廟
學置瞻學之資逮兵火廟學爲灰爐天眷間趙大夫爲學官以
此地創建幾於苟完今弊若此適太守完顏國公欲修崇之既
□新大成殿俄去郡厥功是用弗集公聞而歎曰今不嗣續其

功殆非體上意而昭吾道也於是確乎以興作爲己任必欲凡
所謂廟學者無一不具焉乃請於州賴太守金吾劉公賢明樂
善欣從其請於是正其地而垣之廣袤伍畝有奇鳩材募工自
大成殿始塗墍潤色役不踰時而制作粲然宣聖之貌則取乎
闕里之像顏孟之容則法乎秘閣之本皆作藻井華蓋以尊嚴
之升堂之像自袞而下繪壁之像自鷲而下皆循其禮制而飾
之其贊則有唐名臣之文講堂雖仍舊增標以廣其制使寬而
有容儀門復改作增土以高其基使翼然其正從祀畫像之廡
經籍祭器之庫肄業之館庖厨之室高下相對凡四十楹皆創
建而一新之壯麗宏敞合禮應圖以至階序之布列垣墉之環

繞水竇之濬治花木之栽植一一如式計其費無慮五百萬皆
瞻學之贏也原公之意以爲苟不如是徒有修學之名耳自非
知教化之原惟在於學者其誰能之昔漢之文翁爲蜀郡守乃
選明敏有才者親自飾厲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飾行者
與俱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比齊魯于時人材有至郡守
刺史者唐之常袞由宰相出福建觀察使治臨於粵至爲設鄉
校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俗一
變歲貢士與內州等於時歐陽詹獨秀出學旣成舉進士登第
與韓退之輩同中選謂之龍虎榜今王公東漢彥方之苗裔家
聲赫奕文采風流則與文翁常袞不相上下若乃勸學則加於

二人一等矣若一人止能待士以禮王公又能課諸生以文
獎其勤以勵其游尙其能而勉其未至其肯承口講指畫爲文
者皆有法度可觀推此則過於二人爲不妄博闕號爲上州從
來服儒冠道先王語登科者舉不乏人今又化王公之德將見
豪傑之士應時所選比肩繼踵而出豈如蜀粵止稱文常所得
人材而已哉去非耄矣無能爲也郡庠諸君屬之作記去非旣
嘉王公之興學又感諸君之知待不敢以鄙拙辭去非曰自徐
公之守是邦當宋元豐戊午距聖朝大定辛丑蓋百有餘年矣
歷官者不爲不多能推至誠興崇廟學者不可一二數是知漢
唐之治數百年史稱文翁常袞興學校移風俗其美爲二人所

專爲不妄噫王公方宣天子崇儒重道之德意學者方嚮王公
之化風俗將益厚矣博人何其幸哉公名遵古字元仲好學守
道天下目爲遼東夫子其爲政也緣飾以儒雅故所□稱治云

金石萃編卷百五十五引
修廟學之記石碣王去非記

按此碑在東昌府學行書額題新
庭筠書東平黨懷英篆題末書學

正晉紳信武將軍□州□
百戶耿得中金吾衛上將軍充博州防禦使上護軍彭城郡開

國候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壹伯戶劉義立石

王遵古博州廟學碑陰記云博州廟學厥惟舊哉宋元豐間徐

公爽以己俸置房廊施於學以贍學者厥後值宋季兵火廟學

被蕪學之故基因擾攘間保聚爲縣署所占今聊城縣廨是也

聖朝天眷間學正祈彪始謀指射舊都監廨基以議興建學錄

尙戢輔之適趙公愨來爲教授公與正錄戮力規畫以瞻學之
資郡人之施建版堂三間兩廡十六間儀門三間門樓一間又
塑宣聖顏孟三像旣成郎中甄公格宅有舊十哲像施於學又
繪七十二賢像於兩廡亦可謂之苟完矣後十餘年防判趙紹
祖與學正成奉世創蓋講堂三間至大定甲午歲防判馮子翼
爲釋奠行禮之隘以作新大殿請於州方委正錄晉紳路應辰
以瞻學錢市材木築基址會太守完顏國公允節來守是邦知
諸生當此重任力不能勝乃假以力功未及成移守於清此數
君子有權輿庠序者有分祿養賢者有富貴而好禮者宜專其
美爲不朽之傳而廣道諸儒歸功於僕蓋欲使後來者用心益

勤將有大於是者遵古惟墮成是懼故孜孜然卒其事安敢有
其功哉若夫教化流行風俗移易人識廉隅國興仁讓然後語
其成功不負數君子之志僕亦以此仰望於後來者焉

同上此
記署曰熊

岳王遵古記大定辛丑季夏晦男庭筠
書門人李穀篆類齊西王世永模刊

山堂肆考東昌府學有三絕碑金大定間重修文廟王去非撰

記黨懷英篆額王庭筠書丹時號三絕

同上

六研齋筆記金王庭筠號黃華老人善寫梅書法沈頓雄快與

南宋諸老各行南北元初嶮子山諸人不及也

同上

石墨鐫華王庭筠在金與趙秉文黨懷英輩同負書名而庭筠

酷似南宮此書是也考是時庭筠父遵古實成廟學事王去非

記之而令庭筠書之故尤爲得意篆額者卽懷英也

同上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王去非三人俱有傳庭筠之父遵古時爲博州倅以興學自任而去非作記時年八十有一耄而能文亦可稱也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當時稱遼東夫子官至翰林直學士而庭筠傳中祇一見其名未免略矣廟學碑陰記遵古撰亦庭筠書而筆勢尤縱逸以古文篆題其額者遵古之門人李穀亦不減黨承旨筆法也未行自題熊岳王遵古熊岳縣屬東京路之蓋州故有遼東夫子之稱金史庭筠傳以爲河東人誤

同上按金史王政傳政辰州熊岳人子遵古庭筠爲遵古之子金史亦有明文則河東之誤不問可知遵古本自有傳考之政傳可知而史失之遵古之名亦非僅見庭筠傳錢氏此語亦失之疏

青浦王昶曰此碑正面王去非撰文稽之東昌府志已載入學
校卷中碑陰王遵古撰記府志不載東昌府宋金時皆謂之博
州聊城縣倚郭當時祇有一學州縣合之故元豐間徐爽所建
廟學其後淪爲聊城縣廨至金天眷間祁彪卽舊都監廨重建
今府學是也碑云始徐大夫興崇廟學卽謂徐爽不詳其里居
永樂舊府志稱其元豐中知博州捐資修學校有惠政碑又稱
趙大夫爲學官趙大夫者名愨時爲教授碑又稱太守完顏國
公者名介節又太守金吾劉公者名義卽碑末列銜者也碑陰
王遵古撰記遵古字元仲其子庭筠兩面碑文皆庭筠所書庭
筠時爲恩州判官金史文藝傳云庭筠字子端河東人中州集

稱庭筠爲熊岳人碑遵古自署亦作熊岳文亦稱遵古天下目
爲遼東夫子或者金時之所謂河東與唐宋以晉陽爲河東者
自別歟庭筠卒後章宗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
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是王氏父子受知於章宗
如此撰文之王去非無考篆額者黨懷英傳稱其爲馮翊人而

此碑自署東平未詳

同上

黃華老人詩刻

王庭筠撰碑在大理府雙塔寺

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

風栗葉黃

手拄一條青竹杖興來日挂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谷無

人不可留

帝遣名山護此邦
千家落落嶺西牕
山人乞與山前地
鶴托先開二十雙

掛鏡亭西掛玉龍
半山飛雪舞天風
寒雲欲上三千尺
人道高歡避暑宮

青浦王昶曰此碑刻黃華老人七絕四首不署題及年月雲南通志雜記卷載黃華老人詩金翰林王庭筠四絕句原在黃華山嘉靖間僉事崔官携帖至榆李元陽重摹之今碑在大理雙塔寺所載詩正與此四詩大同惟字句稍異者碑云興來日挂百錢遊志作自挂深谷無人不可留志作深林千家落落嶺西

窗志作千家瑟瑟嵌西窗鶴託先開二十雙志作招客先開四十雙挂鏡亭西挂玉龍志作臺西寒雲欲上三千尺志作直上又帝遣名山一首碑作第三志作第四挂鏡亭西一首碑作第四志作第三此恐志別有所本也金史王庭筠傳字子端河東人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累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其在館陶嘗犯賊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中州集不載此四詩其小傳云子端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年自號黃華山主河南通志黃華山在

德府林縣西二十里林慮山內山有三峯名仙人樓玉女臺魯
般門其頂突出雲表名摩雲峯連峙若屏名連屏峯羣峯磊落
如人名聚仙峯下有黃華谷志併載王庭筠詩三絕句一帝遣
名山一王母祠東一挂鏡臺西而次首手拄一條云云志所不
載其次序與碑異者王母祠東一首碑作第一志作第二帝遣
名山一首碑作第三志作第一挂鏡亭西一首碑作第四志作
第三其字之異則河南志與雲南志同大抵崔官所攜之帖詩
與黃華山舊本同而河南志刪其一首也庭筠隱黃華在明昌
元年以後而其作此詩不知在何年黃華山寺與雙塔寺兩處

之刻詩亦皆無年月可繫今姑附金末

金石萃編
百五十九

元好問王黃華墓碑云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
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襄
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
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
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
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慚琬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
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
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
王氏家牒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
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

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咸飭避大林延之難遷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白霽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卽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

未暮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
一歲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條然風
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
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卽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
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
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四分別註誤坐預
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望
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
明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周覽山
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碁裕天平黃華至魯般

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華蔚然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
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鷄翅洪之懸流幽林
穹谷萬景彙集一水一石皆岷閬間物顧視塵世殆不可一日
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棲息之地時往嘯詠若
將終身焉晉人庾袞隱居嶺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絕而近
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
自號茲山因之傑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
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窺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
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
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修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爲

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暮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丞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官公沒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旣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尙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間殷勤慰籍如恐不及少

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斲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有蔡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既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

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遊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迨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

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
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
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
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變龍姿孰
雲之從望公修門劍佩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燕閒論思袞
職彌縫顧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間氣所鍾有物妬
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
仙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千寧阨以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
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代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獨簡在
乎淵衷謂公爲遇耶方積累之爲功畀鐵基而奪之而無庸計

夫乖逢馬鬣兮蒿蓬摧熊岳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
兮長終澤畔行唵俯冰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認訣寫孤憤
於迴風謫傳長沙蠹賊內訌覲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
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爲

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恫

元遺山文集卷十六

黃華王先生庭筠字子端熊岳人父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
士仕爲翰林直學士才行兼備道陵所謂昔人君子者也子端
早有重名大定十六年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州縣用薦
者供奉翰林承安中爲言事者所累謫鄭州幕官未幾復應奉
稍遷修撰卒官年四十七子端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

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已下不論也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年自號黃華山主有集傳於世其歿也道陵有詩悼之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中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詩不錄屏山故人外傳云子端名家子風流蘊藉冠冕一時爲人眉目如畫美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衡宇間又其折節下士如恐不及苟有可取極口稱道之故人人恨相見之晚也子萬慶字禧伯詩筆字畫俱有父風仕爲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猶子明伯幼歲學書書

家即稱賞之。倜儻無機，膂力絕人。曾有詩云：鈞鰲公子鐵心胸，興在三山碧海東。千尺雲帆已高揭，不知何日得秋風。死於鄧

州年未四十也。

中州集卷三

董思白

其昌

云湖陰曲溫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適媚。有態米元

章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予案上兩月，余以

溫庭筠溫字頗漫疑是王黃華書。黃華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

父子故耳。川中黃昭素乃謂此必曾入梁內府。梁諱溫字遂磨

去意或有之。

畫禪室隨筆卷一題溫飛卿書

論曰：吾遼東人以政事文章顯名於前代者，態岳干氏爲盛。

家學四世相傳，弗替與明季之鐵嶺李氏一文一武後先輝

映足爲良維之光也已李氏之功名人多稱之而王氏之政
事文章幾不見齒於士人之口一顯一晦抑何懸殊若此愚
故綜輯諸書具錄於此金史於王政傳末云子遵古有傳而
今本失之蓋載筆者之誤中州集有遵古小傳及詩一首遵
古有自撰博州廟學碑陰記王去非博州廟學記元好問黃
華墓志亦敘次遵古事甚詳比而觀之可以見遵古之生平
金史無傳猶有傳矣庭筠之專集今已不傳其著作之僅存
者惟中州集所錄詩二十八首金石萃編所錄詩刻四首而
已又庭筠工書其所書博州廟碑拓本猶有見者而竟無人
爲之收集甄錄以詔鄉之後進不亦與其著作同悲散佚乎

讀是篇者俛仰今昔其爲興感又當如何

王澮

王賢佐一字立佐名澮咸平人爲人沈默寡欲邃於易學若有神授之又通星曆緯識之學明昌初德行才能召至京師命以官不拜朝廷重其人授信州教授未幾自免去再授博州教授郡守以下皆師尊之一日守澮客適中使至中使漠然少年重賢佐名強之酒守從旁救之曰王先生不茹葷酒勿苦之也中使乃止是夕賢佐棄官遁歸鄉里宣宗卽位聞其名議驛召之以道梗不果車駕南渡人有自咸平來者說賢佐年六十餘起居如少壯人宣宗重其人常以字呼遣王曼卿授遼東宣撫使

不拜又詔宰相以書招之云阻奉仙標渴思道論敬佇下風瞻
系何極先生嘉遜林藪脫屣浮榮究大易之盈虛洞玄象之終
始道尊德重名動天朝推其緒餘足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
語默何常之有或涉衣而長往或濡跡以揅時故當其無事則
采薇山阿餌朮巖岫固其宜矣及多難之際社稷傾危而不顧
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爲謀則善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等猥
以不才謬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何益日
夜以思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祿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
聖上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己下賢尊師重道歎先生之絕識
仰先生之高風雖黃帝遵廣成之道唐虞重穎陽之節不是過

也先生懷寶遺世如某輩之不肖固在所遺獨不念累世祖宗
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昔商巖四老定儲勢而整
來東山謝安爲蒼生而一起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強
敵侵逼又非東晉之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於
明昌之初獨無一言於貞祐之日乎想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而
來審定大計轉危爲安然後披蕙幌拂雲扃未爲晚耳敬聽車
音某雖不肖請擁篲而先之書達竟不至遼東破時年九十餘
矣

洞仙歌

賦榛實

圓剛定質混物非凡類仁處其中靜忘意任蝶蜂狂遶燕雀喧
爭心君正惟取清白自治黃衣從淡泊此箇家風異偶合陰陽

棄神智怕旁人冷眼嫌太孤高樽俎地聊許松梧同器待他日

山林不相容請援手仙茑要充仙贊

中州集附錄樂府

王澹字玄佐遼東人博學醕行博州刺史迎為師教授弟子百

餘貞祐中

金宣宗年號

就拜宣撫遼東宰相累書請澹之鎮澹不應

浮海遞去

杜本谷音屢敗金兵宣宗至徙都汴京以避之遼東一偶已為

毓藏案是時金室削弱蒙古崛起北方

蒙古所偏宜王氏不敢拜宜撫之命也

河之坊

以下詩六首皆自谷音遂錄

河之坊矣截截其平豈曰不力言持其盈國既覆矣視爾萑薹

云胡昊天不終惠我生云胡昊天疾威堂堂輾轉翫日四國卒

荒偃仰在位不知匪臧不顧其行有粟有粟亦集於缶則不敢

饘抑糊余口諍曰哲矣孰秉其咎知我憊憊不知我疚陟彼南山石其扁矣戒爾勿傷足其趺矣啫啫嚙嚙顏之覲矣猗余何言涕之泣矣民之種種具曰贅疣弗於爾躬曷云能瘳勗哉夫子保爾有位慎爾爲猶

感遇四首

迅景走北陸高木交翔風衆情說茲治豈云惠其終萬事無不有流轉大化中古來論成敗咄咄魚爲龍牛車竄下國勢異情則同蒲姚本狙擊桓桓湯武功彼美二三子一笑清醑空

兩虎鬥中野利乃歸衡虞血肉相蹂躪鼓吹行通衢獨倚剛簪力箕踞傾百壺未必非禍福凡百持爾軀吾聞虎畏羆吹竹不

枝梧

光風蕩繁囿丹綠綴柔柯游子去萬里空閨斂翠娥行雲落江
水酒盡不成歌鷄飛與狗走妾命獨奈何

槁梧蒙絨冕崢嶸化侯王饗餌先百牢蘭烟浮至房兒女何所
見拜跪色甚莊四海正聳瞽威靈爾翕張哀哉杞梓材棄捐官

道旁

贈段十

相識風塵下斯文伯仲間騎驢逢聖日捫蝨對秋山忠信偏成
拙支離最得閑秦川貴公子早計適荆蠻

論曰金宣宗畏蒙古之偏南遷於汴河朔殘民往往自相團

結各保一方朝議擇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觀察使能捍州郡卽授以兵佐又有經略安撫招撫等使之稱王立佐蓋遼東顯宦爲衆望所歸故授以宣撫之職彼時遼東地方雖爲元兵所徧而未爲所取故宰相累書促之鎮蓋宣宗之用立佐與招撫河朔之用意一也宣宗之世外畏元兵之徧國疆日蹙內無賢宰以爲之輔政事弛廢終以召亡咎由自取立佐河之坊之作蓋咏宣宗遷汴事汴地近黃河故取河坊命篇其曰國旣覆矣視爾萑萑又曰偃仰在位不知匪臧不顧其行又曰諄曰哲矣孰秉其咎又曰嗒嗒嚅嚅顏之覩矣責備於時宰者深矣篇末復申之以

保爾有位慎爾爲猶則其平日爲謀之不臧亦可見矣感遇
四首所云兩虎鬥中野者指宋金相攻也利乃歸衡虞者指
元人坐收其利也金室削弱蒙古日強宋人結元以攻金何
異引虎以拒狼卒致兩傷此非至愚而何宜立佐之慨乎言
之也鷄飛狗走喻在朝之無人亦如女子遇人不淑第諉之
於命而已槁梧蒙冕杞梓被棄不肖者在位賢者屏而勿用
時政之非不問可知宜乎立佐不拜命而超然遠引也贈段
十詩忠信偏成拙之語不知所指秦川貴公子早計適荆蠻
亦傷亂避世之意統觀諸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深得風人
之旨論其格調亦嗣宗咏懷淵明飲酒之流亞在吾遼東先

哲中惟李鐵君差可比擬其品詣之高既相若其詩才之雄亦相伯仲也金代又有王政王遵古父子熊岳人遵古世稱遼東夫子官博州倅而澮亦以博學醇行爲博州刺史所迎豈澮爲遵古之族耶遵古之子庭筠以文學顯於金代其餘文學之士附見中州集者尙十數輩詳下卷余所知者僅此其姓氏湮沒不彰者不知凡幾故特表而出之

賀欽子士諮

賀欽字克恭義州衛人少好學讀近思錄有悟成化二年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己而師事獻章既歸肖其像事之弘治改元用閣臣薦起爲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死乃上疏懇辭且陳四

事一謂今日要務莫先經筵常博訪真儒以資啓沃二薦檢討
陳獻章學術醇正稱爲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俾參大政
或任經筵以養君德三內官職掌載在祖訓不過備灑掃司啓
閉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或參預機宜干政令招權納寵
邀功啓釁或引左道進浮巧以蕩上心誤國殃民莫此爲甚宜
慎飭將來內不使干預政事外不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四興
禮樂以化天下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而頽敗之
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禮革去教坊俗樂以廣治化疏凡數萬
言奏入報聞正德四年劉瑾括遼東田東人震恐而義州守又
貪橫民變聚衆劫掠顧相戒曰毋驚賀黃門欽聞之急諭禍福

以身任之亂遂定欽學不務博涉專讀四書六經小學期於反
身實踐謂爲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其心而已卒年七

十四子士諮鄉貢士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終身不仕

明史儒
林傳

愚始聞醫閭先生之訃旣爲位以哭之已而厥嗣鄉進士士諮
奉先生高第弟子外甥胡深所撰狀請愚銘其墓愚與先生道
義相契垂五十年非燕遊一朝之好可論不能以不文辭按狀
先生諱欽字克恭姓賀氏其先浙之定海人隸遼東廣寧後屯
衛官藉考孟員甫妣郭氏以正統丁巳三月十一日生先生於
官邸幼挺岐嶷長標恂淑總角從鄉先生習舉子業心不自滿
曰爲學止於是耶及聞先儒所謂以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

諸語因省曰作聖之功端在如此弱冠以詩經魁山東鄉薦兩
躡春闈咸卽日歸省或諷之以取捷徑則曰親老在堂定省不
可久曠吾烏知其他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士丁亥春擢戶科
給事中謂家人曰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爲是職尤不可以苟
爲者遂書鄙夫可與事君章於壁以自警戊子亢旱與給事中
胡智董旻各上章極諫先生言修德弭災當以實心行實政庶
天意可回今朝廷所行未免徒務虛文不報先生復以言官曠
職召災自劾求退雖不得請而去志決矣其年冬卽告病歸杜
門不出專以進修爲務初在科時聞廣東陳白沙先生爲有道
之士修刺謁之一見契合遂相與講明治心修身及經綸大務

終歲弗輟至是懸其小像於靜室時率諸子焚香拜之儼如神
明大聚古聖賢典籍於中屹屹然窮日與夜而繙閱之必求造
乎其極而後已有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爲已教者聖
賢之餘事自治不贍何暇及人久之於性命道德之蘊天理民
物之彝經世之要道爲學之大法所得蓋深始內履焉而其爲
教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文章政事次之磨礱淬厲成其器業故
及門者咸知有爲已之學學在有用而不感於他歧矣雖不出
戶庭而達官貴人聞風仰德者莫不躬拜牀下得其緒餘而惠
及生人者恒多弘治改元大學士劉公吉首薦先生才堪大用
及除陝西參議撫治商雒等處兼分按漢中府地方錫之璽書

假以便宜懇辭不就乃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數十萬言極其愷切皆人人所不敢道者使得見於行事天下可幾而理矣處家篤恩義正倫禮厚姻戚睦鄉黨救災恤患重本抑末冠婚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纖毫不入其耳子性能言與行者必薰陶之以孝弟之義僮僕與人相競者不問其曲直必撻以記之鄉俗溺於異端凡喪葬者皆作佛事啖酒肉肆於奢僭而不顧於其奉先事親之禮背戾尤甚先生以身範之日改月化漸入佳境仍舊習者百無二三焉性酷愛山林每時和景明必携門人子姓登高涉遠徜徉嘯咏而歸充然獨有所

得爲學雖不務詩文然應酬之際信口流出一皆藹然仁義之
言大有關於名教故得其片紙隻字者莫不寶之正德初年錦
義二城激變鉅室鮮不爲其所撓獨相約不敢犯於先生之族
雅量汪濊喜愠不形惟愛君憂國之念老而彌篤每聞朝廷用
一善人行一善政輒喜而不寐如有愆違則疾首蹙額不能安
也庚午十二月四日以疾終於正寢壽七十有四配席氏本城
官家女有賢行與先生同德比義相賓友少先生三歲先四日
而卒生男四長卽士諮次士闇士謨士詔皆積學待聘女一適
本城都指揮史文孫男十一世雍世和世泰世平世清世寧世
安餘幼孫女八長適錦州都指揮梁臣次適本城馬都指揮冢

子倫次適指揮劉涓餘均幼以次年二月十五日合葬於閩山
之光明谷中先生少讀書於此山之西因以醫閩山人自號人
遂稱之爲閩山先生云於戲以先生之迹言之其學雖未大明
於天下而能明於一家與一鄉先生之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
能行於一家與一鄉先生之德雖未大被於天下而能化其一
鄉一郡之強暴以先生之功論之則其學之醇其道之正其德
之粹其節之高其名之稱表表昂昂所以諷勵天下垂範後世
者固無窮也豈曰行於一家化於一鄉被於一時一世而已耶
是不可以銘乎銘曰允矣先生偉哉男子力到功深逢源達委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諫則忘身隱則樂己不愧不作盡善盡美

表今風後寧有窮己我作斯銘用補國史

明潘宸潘醫閻
先生墓志銘

余昔從伯氏世卿子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學者爲己大崖慨然歎而問曰今天下有若人乎余未能對復歎曰白沙陳先生公甫醫閻賀先生克恭真其人也吾將焚舉子業從之遊越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論以爲人心通塞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有非見聞所及者必深思而自得之未易言也白沙之學以自得爲宗吃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爲私妄間隔則心虛氣靈天理流通大本立矣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舍是則滯礙於形器支離於佔畢力愈勞而心愈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握其幾安用窺塵編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

諫垣時聞爲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謝病歸構小齋讀書其中
隨時體驗未知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
充塞無間化幾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
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
然者而已故爲臣必盡其忠爲子必盡其孝推之家庭閭里間
冠婚葬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
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撲殺獻績者見先生卽吐
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刼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衆
見卽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
是乎嘗并而論之二先生之學均於爲己白沙資質高明而虛

靜涵養之益爲多故其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體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不善學者見其暮年氣象之可親而不知其早歲自治之甚力憚深思而欲徑造自然怠克治而欲妄效和易故多流於放蕩先生性本篤實其學主於躬行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下以固其基法地之廣以聚其業如是而自治如是而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篤實之積光輝發越桀黠者心服而獻誠叛亂者醉德而革面予昔撫東土訪先生之閭見其子進士士諮文行不忝所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戶胡深者亟欲招致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矣今夏士諮輩錄先生言行詩文奏議共若干卷遺余於戲先生之學本不可以言語文字求

今先生往矣舍言語文字何可以見先生之心諱敍而傳之先生諱欽世爲定海人以戌籍隸遼之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任戶科給事中養疾回隱居醫閩山下克恭其字也遼人無老

少貴賤至今稱爲醫閩先生云

明李承勳醫閩先生集序

賀先生三十登進士三十一官給諫災異乞罷免其最沉痛之言曰但今所謂修省惟陛下一人耳三十二歸讀書醫閩山疏

薦陳白沙宜居宰輔任經筵縣像靜室率子弟拜之廿載事母薦起不赴尋遣艱上書陳四事劾內鎮守甚力執政迂之公則自忖不學無術盡削其草剛毅類羅一峯一峯先生年友也事之亞於白沙教人先小學敦古禮革習俗義州化之寇不敢犯

其里見先生且羅拜止殺歲庚午余承匱司業上然大司成馬
言有旨本雍坊翰會議孔廟從祀公最無間知其人不讀其書
可乎是書得之前屯賀訓導君卿以選貢捍危城率生道義及
進香河令勤政凜操撫恤遺黎公賢子孫也乞余序以傳先生
先生生於義州古曰宜州醫閭山居其右余奉使遼東都司卽
其地今移而之甯遠矣初高皇帝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
公雲葉公旺自登萊渡遼招附經營設都司焉東廣寧南錦州
西大甯北一面鄰敵耳自徙大寧諸城人民盡予諾延此州兩
面受敵緣邊最要害云先生亟稱王中丞九臯創六馬營堡弘
治間王參戎銘修建大清堡而大寧大平大康大安大定堡踰

年皆復多者七百少者四百授之俸田耕且守而又極稱遼當
世祠莫如馬葉二公大都開創衛所建立學校報德報功何可
忘也公嘗言洪永間遼兵八分農種二分守城以八養二今盡
反之銀糴中鹽尙苦不足亟反二八農守之數使戰兵雖少而
精不求給於農種之外邊防無虞大費亦省至哉言也予憩寧
遠屯計工而分粒土甚沃美公言猶信公以銀的教射語人曰
進不爲朝廷用退不爲鄉里益吾恥之雖老病不敢不勉又稱
懷柔伯念久雨治水口旣僱工設酒筵所部將士有禮節其守
臺貼臺不習於射官軍半私鬥敵至如入無人而爭買漢首以
充給則齒牙憤裂各記姓名俟天道報復又念此方之人不習

蠶織於是教家人紡績以及城堡公於貼臺守臺勸耕勸織用心如此躬行君子不虛耳嗟嗟中山王垂老薊門經營九載而從海之役屬之二將薊遼可兼中山兼之矣高皇帝必使中山兼之者意者山遼海闊關外金城遼海相注灌遙呼山東舒叻近控薊門張翼遼薊各自爲而全體相首尾耶意者大寧一失兩受敵兩受牽左枝右梧情形迫遽昔離之乃合今合之乃離耳苟求其故宜閱此書苟求其故而不得宜閱此書揣公之心若曰爲人臣不保疆土保父母保鄉里以貽君父之憂豈人也哉茲余評閱意也

明陳仁錫重刻醫
閔賀先生稿序

凡有功於人者祀報之義也醫閔先生教化鄉閭者四十年異

端之言教不行焉鄉人以祠祀之不謂義乎先生姓賀諱欽字克恭家醫巫閭山因號焉天性高明幼學卽有志於古及見性理羣書朝夕玩索而有得乃益自信古聖經書本教躬行不可徒自誦說已也乃益厭俗學舉進士爲給事思盡厥職有犯無隱成化戊子春京師災乃上疏大略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不報遂自劾又不報乃告病歸築室圃中取古聖賢書以漸幽討非弔喪問疾不出如是者數年大有所得乃教鄉人鄉人故事重佛老及諸不經之神先生乃製祀外神文俾記而悉焚之上下翕然從之無梗焉者於是趨門牆者日益衆學者始至必詢其奉先祀事父兄之節苟簡則亟命改之曰學者學何事也而可

緩於是耶每謂朱子白鹿洞規爲經書機要小學書爲日用準則自修教人一本於是故異端之說無自以入而義州之風俗獨美弘治初以大學士劉吉薦除山西參議賜鑿書假以便宜會母病不果行乃條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材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皆甚切要鑿鑿可行疏未上而母疾不起遣子上之且辭新職許之而寢其言識者有遺憾焉先生好山水每景物熙明輒携親友遊釣凌溪之澗徜徉竟日歿後五年鄉人思先生相謂曰吾人之不爲佛老惑者先生之功也吾人幸見先生而被其教也先生往矣恐久而忘之吾不忍於吾之身而忘先生也吾子孫

不幸不及見先生而不蒙其教也抑先生往矣恐久而不知之
吾不忍吾之子孫不知先生也凌溪先生遊樂所也蓋爲祠歲
時祀之使吾鄉人接之於目思之於心則先生之教猶在也使
吾子孫接之於目思之於心則先生之教亦不敢違也嗚呼先
生之教亦大以遠乎哉嘗聞先生學出白沙白沙者廣南陳公
甫也史謂陳公甫作詩好奇時人多宗之予生也晚不及登白
沙之堂知其人也使白沙而止於作詩好奇也則作詩好奇爲
信而先生不作詩好奇所造乃其自得使白沙而不止於作詩
好奇也則作詩好奇爲誣而先生不作詩好奇所造乃爲善學

因併及之

明蔡天祐釣
魚臺祠記

賀士諮欽之子欽於晚年卽隱居醫巫閭山下士諮性通敏博極羣書領弘治壬子鄉薦抱道自娛絕意仕進陳白沙見而稱之旣領鄉薦不求仕進後都御史張文錦薦其才應詔陳務實學存敬慎謹細微親賢遠邪十二事不報卽辭歸隱居終身

盛京

通志隱逸門

醫閭集九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明賀欽撰欽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

人以戊籍隸遼東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

謝病歸宏治初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沒乃上書懇辭服

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編乃其子士諮蒐輯遺

稿并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

存稿皆雜文第八卷爲奏稿第九卷爲詩稿以欽常讀書醫
巫閻山自號醫閻山人因以名集欽之學出於陳獻章然獻
章之學主靜悟欽之學則期於反身實踐能補苴其師之所
偏嘗言爲學不在求之高遠在主靜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
所錄言行皆平易真樸非高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疏
亦無不通達治理確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諸人之中獨爲
篤實而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不甚修詞而仁義之言藹
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百七十一別集類

醫閻集九卷明賀欽撰子士諮編欽學雖出陳獻章然獻章

主靜而欽主敬躬行實踐乃遠過其師故言行錄三卷皆平

易直樸奏議一卷皆剴切嚙遠文四卷詩一卷雖不修詞而

深有仁義靄如之意

四庫全書簡
明目錄十八

論曰克恭先生爲明代理學大師學術醅正前可希蹤薛胡後可抗手高顧於吾遼東尤爲卓絕前乎先生以文學顯名者有熊岳王子端後乎先生以武功顯名者有鐵嶺李汝契而先生復以理學名家之三君者各臻極詣而後起之士以理學文章武功立名於一世者莫不以三君爲圭臬焉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其斯人之謂歟明人於遼陽立鄉賢祠祀以六君漢得三人曰管寧王烈李敏明得一人曰張升胡深賀欽先生之見重於明人者如此

醫閭集著錄於四庫而外間罕見傳本盛京通志錄先生文

五首一簡陳石齋先生二簡都閩王公三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四遼右書院記五祭古墓文詩八首讀

實二和藩陽邱守愚韻五題屏上釣魚圖六自警二首七寄大尹邵再和邱守愚韻

明文皆采自醫閭集者見吾邑袁潔珊先生藏有是書他日當

借鈔而刊行之

遼東三老 李鏞 戴亨 陳景元 馬長海

余伏田里聞遼東三老人聲藉甚三老人者李鐵君陳石閭戴

通乾也 任發慶芝 堂詩集序

余居都下得見遼東戴遂堂先生蓋余自童時即聞北地有所

謂遼東三老者一為李徵君眉山一為陳布衣石閭其一則先

生也 金兆燕慶芝
堂詩集跋

亨進士歷官齊河知縣敦行能詩工草書與李鏞陳景元齊名

號遼東三老 金兆燕戴梓傳 按遼堂之父名梓仁和人謫
遷遼東自稱耕煙 老人遼人咸呼為耕煙先生

遼東三老者戴亨字遂堂陳景元字石閔馬大鉢字雷溪三人

皆布衣不仕詩宗漢魏字學二王不與人世交接來往者李鐵

君一人而已戴詩不傳陳有崇兆寺詩云世外招提境浮生寄

一詩鈴聲吟殿角澗影落松枝鳥語留歸念山僧笑索詩東方

明月上若遇此心期馬聞西師振旅寄寧遠大將軍云雪飄組

練歸榆海花滿弓刀入玉關 毓 按寧遠大將軍岳公
鍾琪也征準噶爾振旅歸 偶成云

曬藥偶然來竹下修琴不復到人間石閔弟景鍾字橘洲有夜

關曲云春夜頻傾金叵羅胡姬按板對筵歌低徊笑語牽紅袖

如此風光可奈何 隨園詩話

戴遂堂 亭 陳石閭 景元 馬雷溪 長海 號遼東三老石閭擬古諸

作亦第聲貌之似耳雷翠庭鉤摹刻之殆甚重其人耶 張維屏聽松廬

詩話大鉢不名長海蓋誤以別號為名

右總敘 按金兆燕所謂三老中無馬雷溪而袁簡齋張南

山二氏所舉有馬無李未知孰是姑兩存之又盧雅兩曾刻

三老詩集亦於遂堂石閭之外配以鐵君當以金氏之說為

有依據

李鏊漢軍正黃旗人祖恆忠以待衛事太宗文皇帝賜名宜哈

納正黃旗副都統父李輝祖湖廣總督自有傳錯娶大學士索額圖女家世貴顯其於榮利泊如也性友愛兄伊山獲譴遠戍錯往省累月乃歸祈山官閩罷歸無家錯以屋授祈山凡先業之美者悉讓兩兄并售已產代償逋嘗仕爲官庫筆帖式旋棄去乾隆元年薦應博學鴻詞科試未中選十五年詔舉經學大臣交章論薦錯以老疾辭少時好山水足跡徧天下客江南巖舟采石旣夕江月上鼓櫂中流命琴客彈大雅扣舷以應其節水宿者皆起視以爲狂又嘗北遊犯雨雪獨行谿谷中豺虎迹縱橫不顧也苦嗜茗爲鐵鑪瓦缶使奚負以從錯旣以屋予兄乃築室盤山廬峯下閉戶耽吟旣老歲一至城中一二日即

歸人罕得見居盤二十載以歿詩古奧峭削自闢門徑所著有
曉巢詩文集各十卷原易三卷春秋通義十八卷尙史七十卷

清國史館
李鏞傳

李鏞字鐵君一字眉山鐵嶺人隸漢軍正黃旗湖廣總督調補
刑部侍郎李輝祖子原任官庫筆帖式隱盤山號廡青山人別
號幽求子又號焦明子乾隆丙辰薦試博學鴻詞復舉經學年
七十卒工詩古文詞精力尤殫於經史著有原易春秋通義尙
史曉巢集後集石東村永甯同舉經學亦家田盤方望溪爲作
二山人傳盧雅兩刻鐵君與陳石閭戴遂堂詩稱遼東三布衣
宗室恆邕邕兆處士牧牛拙菴老人明泰皆一時隱君子鐵君

兄鏞有惟清齋詩稿

八旗文經敘錄 十一首皆爲睫集 按文經錄眉山之文七

廡青山人李鏞遼東鐵嶺人曾大父如梓明甯遠伯成梁兒子也萬歷己未鐵嶺城陷死其官入國朝三世皆盛貴伯叔父兄弟或嗣封爵都統禁軍或開府建鉞布列中外康熙四十一年父少司寇蒲陽公卒時西事方起議絕漠屯極邊山人既練自請興屯黑河踰年歸母卒再使南河賜七品冠帶乃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移家潞河潛心經史凡六七年鄰里未得一識其面嘗遊盤山樂其土風買田廡峯下構草舍雜山疇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所取疏材果實與衆共之其聲遠聞邦工每採山名過廡峯獨無擾焉暇時行遊四山必挈爐炭瓶罌樵蘇

者遙望而知所在曰此李山人茶烟也白山石東村聞其風而
慕之東村石永甯世饒於財祖都圖爲聖祖親臣每議公事不
撓於權貴山人少豪舉好聲色狗馬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會家
事屯遼時伯兄旣歿而諸弟皆幼獨出身當之家旣落奉母居
郭東墾墓田以養盜無斗儒遇無食者即罄之久之里中有奇
裘咸懼其聞母兄歿移家盤山與廡青遊每嚴冬大雪携手步
西潭以杖叩冰相視愉怡見者咸詫而不知其何以然會功令
禁內府人出居近畿復挈妻子入城憾屋授經自活乾隆元年
舉孝廉方正詣有司力言弱足難爲儀衆莫能奪也廡青舉博
學宏詞及試亦被絀廡青之詩不朽於古而必求與之並東村

則卽事杼指條然有真意或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誓不
爲詩盡焚舊稿曰吾幼學難補雖殫心力所進適至是而止耳
吾忝以悲憂窮感悔曩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詹詹者擾吾
心曲乎廡青中年後以急兄之急益窶艱老而無子自爲生壙
日典衣節食以養戚屬之窮孤又以所著含中集尙史稿未定
屹屹不自休而東村長子及弟之子同登甲科其僚友爲營室
廬少司馬德濟齋延東村教其兄子輔國公衆皆謂東村自是
可安居東村曰吾終不以妻子故使廡青蹙蹙行常獨身留盤
山俾有所資以待老也

方望溪文集卷
八二山人傳

李眉山名錯字鐵君其先居琅琊後遷遼世傳爲遼東李氏父

輝祖以操行敦厚且積功歷官楚制軍晉司寇嘗爲蜀方伯生
眉山遂以爲號云眉山故貴介然家無餘資以先人之廉也好
讀書務窮原本爲古詩有漢魏陶謝風其它得少陵神采而屏
絕厯雜以故以詩傳若其有良史才則人莫之識積二十年著
尙史凡八十餘萬言貫左國之離析補龍門之遺失迄秦嬴始
於五帝班椽以下莫能及也素貧不得刊布惜哉惜哉眉山旣
肆於文不樂仕進門功凡八職輒病不就襲居於盤與田父野
老相周旋築室廡峯又自號廡青山人歲丙寅年六十有一矣

陳景元李
眉山傳

山人寄踪盤山潞水間著有春秋義尙史數十卷足補前古之

缺

雷鉉
曉
巢集序

曉巢集始讀之淵然以古炳然以則浸淫乎漢魏初盛唐諸家而歸本於少陵其言有物其品亮以潔其志宏以遠其氣廉以平其詣邃以正聲律蓋筌隲云爾

秦蕙田
曉
巢集序

曉巢集六卷後集一卷李鐸撰鐸卜居盤山優遊泉石以終故其詩思蕭散挺然拔俗大都有古松奇石之態而刻意求高務思擺脫亦往往有剗削骨立斧鑿留痕較王世貞所謂高叔嗣詩如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者則猶有一間之未達蓋可以著力之處精思者得之不容著力之處精思反

失之也

八旗
通志

鐵君先世蜀人故一字眉山原任官庫筆帖式慎郡王兵部左
侍郎宗室德公所薦鐵君家世貴顯父輝祖累官少司寇又大
學士索額圖介壻獨耽清寂依祖塋隱盤山廡青峯下號麿青
山人又號焦明子自爲傳曰焦明子有靜癖喜行無人徑嘗犯
雨雪歷谿谷中獨遊以爲樂豺虎跡縱橫不顧也苦嗜茗爲鐵
鐺瓦缶使奚所至負從之每茶煙起水石邊樵采者咸知其爲
焦明子也淳郡王爲刊其集曰焦明詩文刪稱爲高寒幽邃博
奧崛奇整暇如佩玉鳴琴奔驟如風車雲馬文真秦漢以上手
筆詩非中晚以下格韻視世之以薦花爲國妝以紅粟爲法物

者超然遠矣

杭世駿詞
科掌錄

豸青係勳臣後當得大官乃偕其配終於盤山既老歲一至城中然一二日卽歸人罕見其面詩古奧峭削自闢門徑高者胎

源杜陵次亦近孟東野

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小傳

右李錯

戴遂堂先生諱亨姚安公癸巳同年也罷齊河令歸嘗館余家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與西洋人爭勝在欽天監與

南懷仁忤

懷仁西洋人官欽天監正

遂徙鐵嶺故先生爲鐵嶺人言少時見

先人造一鳥銃形若琵琶凡火藥鉛丸皆貯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牝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

始需重貯擬獻於軍營夜夢一人訶責曰上帝好生汝如獻此

器使流布人間汝子孫無噍類矣乃懼而不獻說此事時願其

姪秉瑛乾隆乙丑進士官
甘肅高臺知縣曰今尙在汝家乎可取來一觀其姪

曰在戶部學習時五弟之子竊以質錢已莫可究詰矣其爲實

已亡失或祇惜不出蓋不可知然此器亦奇矣閱微草堂筆記
十九又按閱

微草堂筆記
則見卷十一則見卷十九皆談鬼神之事故不悉載

金兆燕戴耕烟先生傳 耕煙先生者浙江仁和人萍居揚

州謫遷遼東自稱耕煙老人遼人咸呼爲耕煙先生先生狀

頤皙美鬚髯髡髻自喜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兵家言父倉明

監軍道與海賊戰斷肋破腦不仆以勇聞先生年十二詠淮

陰鈞臺曰有能匡社稷無計退飢寒諸老皆賞之監軍獨不
悅曰是詩讖也康熙十三年三藩逆命仁皇帝命康親王率
師駐浙王聞先生名禮聘之爲王陳天下大勢如指掌且云
三孽不足慮可計日擒王喜延之上座大兵勦閩賊僞將馬
九玉屯九龍山我師不得進衆方議戰守未決先生曰守固
不可戰亦非計誠得說九玉而降之即用一導上策也王卽
命先生往果如所言時僞總兵劉進忠兵最盛王假先生監
軍道職招撫之先生單騎入賊營夾道列戟如齊進忠方持
劍啖人頭飲酒呼先生入比至足未定卽厲聲曰汝畏否先
生曰我來救汝汝當德我何畏哉進忠遽無以應曰壯士能

飲乎命左右持巨瓢至先生仰首擲其瓢於地曰賊衆旦夕
且盡殲乃強我飲鬼酒進忠惶迫出位謝先生曰揮衆退吾
與爾言盡忠屏左右延入室自酌獻先生與語未淹刻大呼
曰言盡此進忠俯首揮涕曰諾諾卽探懷中劊授之曰勉之
勿忘今日進忠遂降韓大任以兵數萬來歸王疑其詐使先
生曰君覘之先生謂大任曰爾禍至矣大任愕然先生曰君
旣投誠而擁衆自衛能使人無疑乎十步之間一夫可縛雖
衆何益祇自取死耳大任曰然則奈何先生曰釋爾甲卻爾
衆隻身歸命王必憐汝是轉禍爲福也大任曰吾固欲持兩
端因便取事今知之不可爲矣遂竝馬詣軍門其餘寇江機

楊一豹葛如箠皆以次傳檄定大軍之討鄭國信也造戰艦
需十三丈桅不可得閩督遣先生入山求木過期牙門將持
軍帖平曰取首繳衆皆大驚不知所爲先生乃謂使者曰我
首可爲木耶軍令不得不然耳於是日夜製機器運木下見
督曰木至矣恐廢事故戴首見將軍督笑曰軍令不得不然
耳初督與先生有隙欲以是中先生及聞木至乃大喜稱其
才厚勞餽之十五年以父喪歸未免王趣令赴軍時臺灣尙
未平製衝天礮以獻會班師遂隨王入京師見上試春日早
朝詩授翰林院侍講偕高士奇直南書房旋移直養心殿紅
毛國獻蟠腸鳥鎗上謂其使曰是中國所有也命先生做造

之以十鎗賚其使歸上謂先生曰法瑯器中國所無也汝能
思得其理乎奉詔五日成以進西洋南懷仁謂衝天礮出其
國造之一年不成上命先生造八日成上大悅率諸臣親試
之卽封礮爲威遠將軍鑄製法官名以示不朽衝天礮子在
母腹母送子去從天而下片片碎裂銳不可當從征噶爾勒
以三礮墮其營遂大捷在南書房時與西洋徐日昇纂律呂
議不合及礮成懷仁慚且憤交謀傾之侍衛趙某有寵悍恣
廷呼先生名叱之於內上曰爾當師之某受詔來謁師北面
頓首面項盡赤不言而退張獻忠養子之子陳宏勳投誠爲
部郎性狡鷲一日召先生飲出家僮百餘持百楮舞庭下舞

止雁行立度翼客前宏勳持椀酒跪曰五將有所勺許我醕
此不許死椀下先生曰爾何事宏勳曰我欲金三千先生笑
叱之曰區區者安用此獐獍爲舉椀一飲盡宏勳曰券之先
生笑曰賊賊遂書券去宏勳取金得金而不歸券索無己先
生之子京恚曰是谿壑安可填拔劍擊之誤中几宏勳怒揮
捷健僕數十人入室恣掠先生訟宏勳以劫而宏勳誣先生
以捕當是時噶爾勒方捷將議封趙某與西洋人乘間力搆
之上不忍寘於法詔徙關東籍瀋陽先生至鬻書畫賣文自
給常冬夜擁敗絮臥冷炕凌晨蹋冰入山拾榛子以療飢年
七十八卒先生性孝友好施予年四歲撫其父所斷肋曰恨

兒不生是時以殺賊母周淑人嚴下嘗掌批先生先生捧母
手急索杖後遂私寘杖徧諸處母怒卽自奉杖受撻終身不
衰奔父喪淚灑地盡血左目遂盲少與弟行逢獬犬以身衛
弟傷左股歸而不言父命持金有所鬻道逢賣女者持其女
哭卽以金與之婚夕大寒雨雪謂新婦曰吾將以若奩拯凍
人婦曰諾遂括釵珥諸器服一夕徧施盡新婦曳布裳椎髻
廟見富商聞之爭相效活數千人幼劬書得療有善療者曰
用艾四十九壯可愈也然奇痛須縛之先生曰丈夫死不受
縛痛何傷灸背七處五臟沸聲如瓶笙烟裊裊自鼻口出終
灸屹立不爲動病遂痊先生抱經世大略凡象緯句股戰陣

河渠之學靡不究悉總河于成龍得其治河十策至今多用之詩雄勁畫盡諸家所長書兼董米子四長京次亮武舉次亨進士歷官齊河知縣敦行能詩工草書與李鏞陳景元齊名號遼東三老次高郡諸生早卒高子秉瑛進士歷官內外皆有聲初監軍有難周淑人奉其姑避於梓潼廟夢神以兒授之姑媳同所夢遂生先生故名先生曰梓字文開云金兆燕曰三藩之變東南洶洶仁皇帝赫然一怒羣寇皆殲仁義之師豈有敵哉兆燕賤不獲窺成籍悉本朝掌故嘗往來浙東西欲攬拾舊聞而當年民獻魁有存矣茲有所聞於先生之子亨者輯爲傳俟作史者採焉亨純慤人也述其先必無

警語

嘯亭雜錄 戴侍講梓字文開少有機悟自製火器能擊百

步外先良王南征時公以布衣從軍獻連珠火砲法下江山

縣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員劉付仁皇帝召見喜其能文命直

南書房授侍講公兼善天文算法與南懷仁詰論懷仁為之

屈心甚伎刻因誣公通東洋上大怒譴戍黑龍江後赦卒於

旅邸人共惜之

國朝詩別裁集 文開剛直不阿受其挫者共倚撫之詔徙

瀋陽詩挺勁有力謫戍後尤佳 錄於此 則皆記戴文開事附

二氏皆謂文開獲罪後詔徙關東籍審陽遂堂為鐵嶺人或為記憶之
題曰瀋陽戴某撰獨紀氏筆記謂遂堂為鐵嶺人或為記憶之

誤宜從金沈二氏
之說定爲潘陽人

余幼病日失學年十五始就塾見王母圖爲七古詩先君子見
之驚喜曰汝異日當以詩名天下時攻舉子業未暇也閒爲五
七言律一日請五言古道何從先君子曰十九首其源也手取
讀之茫然研思捐眠食者三日悟曰此非一人詠一事也風格
古厚固不待言其中義蘊似亦有深淺之殊先君子以爲然先
君子負經世略復於藝術無不精深以抵其極其論詩也根柢
毛詩楚辭涉於漢魏李杜盛售以上他不必效也釋褐後肆力
各家一以究十九首之法讀之取道之艱有倍蓰於世之營度
所求者不唯資性後人抑古人之堂奧有未易窺尋也久而知

詩非藝術末技體蓋體託於明道而語發乎性情山川雷霆風
雪蟲魚花鳥可喜可愕之情狀日出而不窮皆道之散見者也
如但取而寫目前之景豈知比興之道哉必治吾之性情一軌
於道而發於聲音者纏綿悱惻俾人讀之忽而咨嗟涕洟忽而
奮袂起舞人心之同然雖百世如相接焉而高古雄厚博大精
醇之氣骨識力又足以發其蘊而窮其變教其盡斯道之極而
無憾詩豈易言者哉余懶不自收拾僅存者若干首敢謂能知
道哉抑生平之精力嘗萃於此聊爲子姪輩錄而藏之固不欲
與世之立壇坫者較工拙念得之匪易時一覆視以自賞於荒
墟寂寞之濱云爾乾隆戊寅八月遼左六十九歲老人戴亨書

於昭文官署

戴亨慶芝堂
詩集自序

海上兩大鳥一鳴一止三千春秋物之見異於衆大抵不子處也雖然龍無雲弗克神變化當其戢麟鬣潛淵谷固自有其靈恠哉余邂逅遇通乾自爲神仙謫墮人間相視莫逆而笑通乾數十年破屋冷鏗力戰於風雨震電之中而學乃成爲人質有其文義所不可賁育奪之不能以故世皆欲殺而余獨憐其才又歎其窮以老也閒披其詩如武安交鋒屋瓦皆震忽而颺靜電止空山寂歷其包蘊無垠而精力直入元始噫嘻此音絕響久矣余少刻意爲詩洞冥沈精舉世不望一人知而對通乾恆欲尊酒叩其老去詩律之細也嗟乎斷鼈立極可推也雲門咸

池可辨也通乾之詩豈無所自哉余心識其然而不欲爲世俗道也通乾以詩卷屬余序聊識數語弁其端乾隆十四年己巳

八月望後同學弟陳景元題於燕山居白書屋

陳景元慶芝堂詩集序

右戴亭

陳景元奉天人自號石閭甘老布衣恥言名利閩中雷鉉有五

布衣詩石閭居第一

盛京通志
隱逸門

石閭橘洲者陳氏兄弟也石閭貌類賈大夫而精鍊有器識又倜儻尙氣給捷於口犖犖乎具依隱玩世之概故狎於物亦迂於物善書畫尤工古隸世爭購之非所好不得也橘洲初工琴以其道與古戾去絕不復彈性恬退雖處約蕭然內足然迂疏

孌慢如虛舟御風頽唐行意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若二人者遠者其性而爾者其情乎橘州好古唯恐後祛俗惟恐不力客集嘗獨吟以自適有不得輒默世每訕笑之橘州得之於天者既殊終不樂與世接中歲將家盤山事樵隱石閭則雅不好山水每聞欲山棲者輒蹙額曰予肉腥毋餒虎也

李鑑二陳生傳

石閭詩一卷舊附李錯曉集集後然景元作字效晉作詩效漢命意豪上與錯名亦相亞未應在附綴之列故析而錄之

皇朝文獻

通攷經籍考

石閭詩一卷陳景元撰景元生平作字效晉作詩效漢務欲自拔於流俗之上是集乃其手書擬古詩六十餘首以貽雷鉉者

前有短札亦其手書鋟並鉤摹筆迹刻之紙板頗爲精好景元詩雖以漢爲宗而性既孤僻思復刻峭結習所近乃在孟郊賈島之間如米摹晉帖矩度不失二王波勒鉤剔乃時時露其本

法也

八旗通志

石閭甘老布衣恥言名利交與惟李豸青幾輩不忘交也雷副憲貫一視學浙中成懷五布衣詩石閭居一卽石閭可知矣詩

亦清矯不凡

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小傳

郎邪古郡也石閭陳君之先土著於此既而遷遼又從入關其籍郎邪與遼與入關皆與我先世同所謂世同里閭者然而不相識也歲甲辰讀石閭詩於楊生醫肆中因藉楊爲紹識其兄

弟伯氏矯健仲氏篤摯季則清峭他弱弟嶷嶷皆可喜黃宗蒼
璧照灼一室何其盛也未幾仲氏中折二方競爽人三爲衆鬼
神忌之固常道乎石閭兄弟遂潦倒落拓迫憂患而日益貧石
閭乃仔肩外事內庇一切皎然不爲外境奪嘗少游江東中歲
居幕府復游走天下汲汲無暇日又不以旅石廢所業錯於是
益有以知石閭嗟乎人固自立何如耳使有所立天之扼我適
以資之磨礪龍輔固重其寶信哉先是錯與石閭兄弟游風雨
晨夕或無閒今隔別且六年矣聞其齒落髮白行將老矣而其
造詣必更有進於初者不及此出所業以問世使天下後世皆
有以識石閭不且有遺憾哉石閭好古其詩如頌鐘雅瑟瀛瀆

乎大雅之音聞之而欲寐者庸有之然不見擯於文質矣

李錯
陳石

閻詩序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有
一則記石閻談怪異事不具舉

右陳景元

長海氏那蘭字匯川清癡其號也先世爲烏拉部長其高祖蘇伯海率所部歸我太祖高皇帝授都堂父馬期累官都統以平滇功晉鎮安將軍守滇伯叔兄弟並後先登顯秩山人初肄舉子業非所好去繼以鎮安功予蔭又不就其伯氏爲之請補民部後庫使檄下矣山人始知之復堅臥不肯起母太夫人怪之山人曰庫使司帑藏歲豐入懼及焉逃死非逃富也太夫人賢聽之遂布衣終其身山人冲遠任真趣囊括一切了無容心遇

佳客每疊疊譚再叩之則忘之矣杖笠有所如行輒遺之不覺也博古多識辨金石器往往而中酷嗜畫當意則傾篋購之嘗襲裘往弔所親劉氏喪劉氏貧事不辦山人濟之解其裘歸塗見未見書買之解其衣由是中寒疾乃夷然伏枕曰獲多矣山人既不事生產家遂中落然衣食或不給而所好未或移臧獲別有所之者聽大司寇巢可托寄齋牧山居士圖清格月坡並有別墅據佳勝每遲山人至輒林陬水涯相探索或篝燈命酒商榷所聞長安傳之舉以爲僅事云山人中歲愛易水之雷谿築大葢菴復自號雷谿居士大葢菴主晚入長安居委巷又顏其閣曰玉衡懸畫四壁對之吟諷其詩矩矱古人而不膠於固

斷句尤冠絕一時聲稱藉甚王公貴人爭欲識之而山人落落

任放如故云乾隆九年三月卒年六十有七

李鐸馬山人傳

馬長海字匯川遼陽人著有雷谿草堂詩匯川遺棄纓芾意氣
自豪嘗遇之琛亭都統席間時琛亭防秋匯川脫魚腸劍贈之

悲歌慷慨卽生平之詩可知矣

國朝詩別裁集

長海字匯川號清癡滿洲人有雷谿草堂詩

熙朝雅頌集

雷溪草堂詩長海撰長海姓那蘭氏字匯川先世爲烏拉部長
太祖時來歸父馬期官都統從征雲南有功授鎮安將軍長海
初肄舉子業後以鎮安功蔭宜補戶部庫使未補以布衣終愛
易水之雷谿築室居之自號雷溪居士是編五言古十八首七

言古十一首五言律二十八首七言律三十二首五言排律二
首五言絕句七首七言絕句九十五首前有寧郡王及大學士

鄂爾泰二序後有宗室塞爾赫跋

八旗通志

匯川生於勳舊高爵厚祿其所自有乃好讀書浮雲富貴胸際
浩浩不知有王公大人亦不知有山農石隱蓋嶻然不滓之懷
魁傑崛宕擅秀孕奇發於流峙之間球鏗激韻露生以靈冲襟

以曠有自得其爲匯川者

鄂爾泰雷溪草堂詩敘

匯川詩矩矱古人而不膠繩墨往往多出奇句□人意表季眉
山嘗贈詩云二月輕寒擁鹿皮人間獨有馬卿癡夜來竈底無

烟火自咏梅花絕調詩

宗室塞爾赫雷溪草堂詩序